

甘肅青史略卷二十四

清穆宗甲同治十三年春正月劉錦棠規復大通縣城先是悍賊千餘據城營偉敗之斬馘甚衆

馬良才遣國其堡賊登壘號呼乞命自謂為賊所脅願官軍緩攻得盡縛賊以獻

縣城各回鄉獻逆首即免勦洗而馬壽黨仍負隅死拒錦棠軍抵城下

日二百餘初大通城內漢民三千餘人馬壽自小峽敗歸盡戕戕僅留老

東西回黨均來就撫錦棠因大進城關同民於河東西遷城西北通佈馬廠各堡漢民

於城內惟白彥虎一股猶懷觀望錦棠令撫同治福興率軍紮水峽一帶扼之連戰皆捷

窮追遇伏所部傷亡殆盡治福興被執死白彥虎率黨三千餘由永安南山無人之處

向肅州而馬桂元等聞錦棠逼勦大通復窺己燕戎計襲後路左宗棠檄提督劉明燈

兵救天印扼屯險要賊懼不前陳湜沈玉遂亦率河州各軍抵大河家令提督張仲

春等間道出番地直搗已燕戎格城攻兵不備及抵端莊馬本元與其死黨西竄

大通也又有北大通焉在大通縣迤北大雪山之嶺浩慶河即發源於此過山即出屬郡

口入今民樂縣境青海新設慶原縣為西甯甘州分界處有西大通焉舊設縣丞一員兼

管大通驛事其地在今永登縣之東紅城子之西有南大通焉在樂都川口享堂之間舊

大軍雲集剛開辦平時代 清穆宗 蘭州使印書館

為馬
駭地

三月總督左宗棠濶園種菜

督署後有園一區有水一泓雜植葦瓜壘藉蕪蕪冬
寒菜之屬宗棠服短後衣時時抱甕灌畦園中欣然自適

復題芳圃種聯曰閉門種菜開窗看雪宗棠託言種菜口不言兵俾外間莫測其動靜
日規政府之舉動稍一不慎則宗棠託言種菜口不言兵俾外間莫測其動靜

馬桂元等降西甯平

劉明燧沈玉等令回勇入西甯府城諭以荷從罔治之意回案
爭繳馬械馬桂元等見人心已離陰遣人求救於馬占魁占魁亦

令 繳馬械 齊赴城外東山投誠沈玉遂密伏兵於東山要隘逆眾至俯首就縛
其黨三十餘人置馬桂源馬本源馬植元於獄令外各散拉各繳馬械

案同治二年西甯回叛循化廳同知馬桂元曾捐候選同知西甯辦事大臣玉通怯懦持
撫議委馬桂元署循化同知同治八年咨總督穆圖善調署西甯府知府又以其兄馬本

元署鎮標遊擊代理西甯鎮事務均奏明在案自陝回肇衅以來西甯即藉爭教為名乘
機煽變玉通力不能制則抑漢從回以幸無事其時回目馬及三刁狡異常既以撫局愚

官復挾官以鈐制漢民凌虐殘殺玉通無如之何及馬及三伏冥誅回案推馬桂元之叔
馬永福為逆首永福在湟回中尙稱謹愿其子馬三哇即所謂新教海裏飛者也馬桂元

在西甯東關密約陝回禹得彥白彥虎崔三等抗拒官軍馬三哇四出勾煽馬永福不能
制於是馬本元自稱統領陝湟兵馬大元帥馬桂元仍稱西甯知府聞官軍進攻西甯為

保守地盤計調集馬三哇西甯城內外回兵及各撒拉土回馬步數千層層
布置官軍節節進攻及西甯克復桂源兄弟竄至河南至是始俯首就縛

慕壽祺曰西甯者威家領之甘肅所屬之邊疆也青海辦事大臣玉通檄馬桂元署西甯府知府桂元邀求玉通奏明在案其服從中央已見一斑矣又赴安定大營謁總督左宗棠執僚屬之禮甚恭是日處以國家之官吏矣乃竟抗拒官命

甯一隅爲馬氏子孫萬世之業圖利己而害及民生其賊也官

任其昌喜聞官軍平定西甯爲梓元兄弟伏誅排律三十韻其辭曰典郡黃
堂貴登壇督府尊如何文武兩都授犬羊屯天網難漏王章本自存封狐
誰爾灌點鼠卑驚奔城滅妖腰血飛騰鬼妾魂召矛終手束刀几在聲吞兵
火傳三輔洪流匯一源將軍扶寇孽此輩挾縫藩面目陰陽易肝腸雲雨翻
負嶠真有挾割地儼無痕掌握孤城在頭銜衆口喧威稜專羸帳羽衛豔熊
幡節制千軍伏光輝五馬蕃鈎心通醜類隨意置田園印待精金鑄堂應畫
錦論非常稱異事誰分訴煩冤青海資營窟蒼生入覆盆神姦施小惠子姓
戴殊恩萬甸嚴邊禦堯封重塞垣養癰成遠略種棘更何言豈是河湟棄偏

留虎豹蹲衣冠捐盜賊環盡隔羌河不有天戈指常滑怪鳥窺橋槍方擾擾
貫索已諄諄孰知運妻女參夷盡弟昆再教全首領何以正乾坤聞道擒渠
日臚歡倒酒樽朝非無曠典爾故豎凶門莫倚鯨能跋其如龜可捫天駟多
負力留意長兒孫此語前半言馬桂元自爲西甯府知府及其弟自爲西甯

鎮事

夏四月陳湜督馬占鼇等收復循化城

各軍收復循化城回衆效順繳賠修廳城衙署廟宇銀萬三千九百兩陳湜曉以大義令

上四丁縛獻逆首馬八十馬玉連沈五十等二十餘名下四丁亦縛獻數名駢戮以徇

湘軍統領王德榜開洮岷航路

時德榜屯兵狄道以食料缺乏擬由洮岷采買其運糧路線用牛皮筏順洮河而下以至狄道城外惟九嶺峽

橫阻其中必陸連過峽乃能水運至狄道路險惡行者患之德榜曰唐憲宗元和中山南道節度使嚴礪自興州長舉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醋以碎之以饋成州戍兵古人可學而至也乃於峽中鑿石深數尺填以火藥而空其半復用木楔實之旁爲小孔引以藥線火發則巨石飛空聲震數十里峽中之峭巖絕壁竟作坦途矣

附錄王笠夫贈王朗青方伯開洮岷運道詩
石不仗秦皇鑿山不假巨靈掌半空飛
巖如風雨昔之噴噴今地然洮水西來萬馬奔
雙峯對峙以爲門古雪長棲老木末雷
大駭峭壁根王公獨
處鳴呼行行且止
止行世路每多不平
鳴安得執銳披堅如公者盡與天下不平

幕壽賦曰甘肅爲江漢發源處黃河自天來與夫洮渭涿水滌繞縱橫航路

似可暢行無阻矣然數千年來未與舟楫之利惟木筏所行路線約有四處

西甯由湟水放筏經過碣石平番境以至省城此一路也由省城順黃河而

下經過靖遠中衛以至甯夏此一路也由鞏春渭水放筏經過鳳翔寶鷄以

至陝西省城外草灘此一路也王德榜新開糧路由洮州運糧而下經過野

狐橋馬蓮灘北石門溝諸處以至狄道此又一路也就中惟蘭州至甯夏一

路木筏皮毛筏日絡繹於其途此則由西甯晉省多取道於水他若洮渭水

道近已無人問津矣常此因循聽其自然不惟商業無從發達而文化亦難

輸入其影響於甘肅建設之前途也豈淺鮮哉

官軍收復西甯貴德廳

初循化回首馬及三之陷貴德也訓導楊永年因公出鄉得免於難及及三回循化永年進城聞同知承順巷戰死其母薩克

遷氏其弟州同崇順與吉順皆殉焉又親見死屍狼籍血跡模糊不可辨認憤甚大哭而言曰此皆漢人之被殺於撒拉者也此仇不復枉請聖賢書矣貴德城外皆熟番與漢人雜居聞永年起兵殺賊願從者四五百人奔走約會機事不密城內回民以六年二月十六日夜暗啓北門延賊入漢番多知之一且義師起恐賊首就戮乃遣專足星夜赴循化及三即率撒拉三千餘飛奔而來城回開門迎入館於廳署及三問楊老師何在僉曰在學署乃令撒拉曰及三娃把他做過做過者猶言殺之也於是永年暨其妻宋毛與生甫數月之撒拉中兒同時遇害漢番被殺者屍骨填塞道路已數年矣至是始收復

賊據蘭州城西禮拜寺官軍攻取之

徐占彪自上年八月至今苦戰半載環城掘濠七百餘處攻克附城各堡賊於是洩重濠抵拒

官軍所築長圍西北隅仍未能合適將軍金順率滿漢兵二十一營至陶生林以楚軍五營至占彪乃增築城西北六堡扼賊出入賊來爭屢卻之又敗紅廟子援賊馬四乘夜於單家屯莊築二堅堡占彪與金順會勦奮勇齊進賊大敗遂奪城西禮拜寺寺為回種初入中國所建死者多藏屍於此故敬護甚至附城之新堡又為官軍所破賊膽益寒

陝回白彥虎遠肅州攻毛目城

白彥虎率黨四千餘自西甯竄扁都口左宗棠令楊世後追勦敗之於扁都口外賊竄山丹下四旗掠甘州撫

彝世俊由不問獲勳甘肅提督楊占魁等由漢中子渠坡橋一帶堵勦值距攻民堡
急擊之賊奔高慶沿途焚掠至下沿河肅賊來迎者與之合据嶺夷西山寺族攻毛目城
陶金二軍赴
援賊圍立解

案毛目分縣舊隸高臺今之鼎新縣也距肅州二百餘里與金塔縣鄰其疆域南北約八
十里東西約五六里南臨流沙西臨弱水全縣八村人民千戶不足萬人接額濟納蒙古
界清雍正年間屯墾至民國十二年改縣治男耕女織猶有古風每歲夏禾全賴
均水秋田全賴山水水大則利益均霑水小則伏流沙中人民窮困職是故耳

肅州賊犯官軍長濛白彥虎助戰不勝遂奔出嘉峪關

白彥虎踞塔爾灣廢堡城
賊三千出南門撲官軍長

濛白逆亦率衆由塔爾灣來攻徐占彪令肅州總兵章洪勝等憑濠拒守陶生林等由西
鈔擊楊世俊等由東北鈔擊自由中路衝殺賊殊死戰金順督軍助戰鄧增復用開花礮
轟之賊始敗潰官軍追殺十餘里城賊見白逆敗走亦竄入城次日白逆復約城賊再撲
長濛官軍偵知占彪乘虛構其巢衝枚急進平明抵塔爾灣賊驚覺大亂占彪令軍士先
殺賊眷見強壯者斫之立平其堡賊竄入南山是時彥虎率衆抵肅州城南賊出應官
軍分頭迎擊方酣賊聞賊復反奔蓋白逆聞官軍已破塔爾灣急竄巢穴城賊失援遂敗
退官軍追擊白逆賊大敗斬獲甚衆惟提督李登弟總兵王子龍都司劉芳海千總李道
修陣亡白逆乃由間道出嘉峪關竄擾安墩玉一帶詔金順接統成祿軍出關左宗棠奏
留未允而肅州賊挑悍黨更番猛撲禮拜寺均爲官軍所敗乃據城外廢牆爲壘外掘深
濠築牆憑守占彪於禮拜寺四面掘濠截之並於寺西增築礮臺移後膛巨礮向賊轟擊

賊晝伏夜動相持四晝夜不退賊亦於西南添築礮臺放及子槍斷禮拜寺出入之路占
彪以巨礮轟倒礮臺守賊盡斃賊乘夜又撲長濠官軍施放洋槍斃賊無數相持兩日賊
仍不退占彪夜分軍三路直抵西南城更番進
攻賊向城北走各軍由東北迎擊賊始退入城

案從戎草云時陝回崔偉禹得彥舉大材各股匪在西甯助馬桂元兄弟抗拒官兵及見
董字三營驍勇善戰備化平川撫回陳林等代為乞撫左宗棠令陳林往西甯諭令崔偉
等先送眷屬至蘭州並令前赴河州直搗賊巢効力贖
罪惟白彥虎不可率其黨竄擾安西玉門敦煌諸州縣

添設縣丞於董志原

隸慶陽府
安化縣

案董志原在春秋時為義渠戎地秦為北地郡地漢為彭陽縣晉成微外地隋初改彭原
唐武德元年改彭州宋復為彭陽又分置彭原縣蒙古及金交兵太昌原則在甯州地界
明為彭原鎮嘉靖時築堡
舊址在今董志城南三里

又案董志原在慶陽府城西一百五十里東至安化縣甯州兩處界五十里西至安化縣
界二十里南至涇州鎮原縣甯州兩處界三十里北至安化縣界一十五里東南至甯州
界六十里西南至鎮原縣界十里東北至安
化縣界二十五里西北至安化縣界八里

嘉靖諺曰慶陽民風古樸董志尤為著名產糧區論者比之秦川陝回大會白彥虎被官
軍擊敗率十八大營竄至慶陽聞董志原之易於防守也遂據為巢穴其初來時揚言入

漢邦河本可關
漢惟中隔風關
坪以山崩治兵
獎以曲秋道在
轉輸林張廷選
自行指慶並用
地方法款開挖
雨年大兩渠為
際派工入渠
修渠派工入渠
人渠建廢既廢
而渠興之改晴
渠其明渠化早
地為水地如王
德榜者可謂有
志者事竟成矣

城及堡寨者屠安居者免民信以為實不為堅壁清野計搗眷入山高枕而臥陝回按戶
搜索而一網打盡焉糧不足則又侵掠鄰縣殺人放火謂之打糧以鎮原之偏鄙與蕙志
原接界城為賊陷者七次平慶涇所屬各州縣城池堡寨被賊前後攻陷者大小五百餘
處往往數十里無人煙而賊之大本營總不出平董志原當斯時也人不知兵畏回如虎
常有青年數十人結隊同行一騎賊追於後叱之擲兵即擲之
跪而乞命任賊殺戮而不敢動何其慘也今日復見太平

五月秋道州嵐關坪新渠工竣

回亂既平總督左宗棠以餉項維艱飭總辦前敵營務
王德榜所統定西十五營屯田於狄道安定時經兵劫

人民窮困定西中營及副中左右三營屯田於寶石峽城嵐關坪清水溝等處德榜勸得
嵐關坪之上有抹邦河一道若能開渠則可灌六七十里之地田約數十萬畝當將嵐關
坪之山測量高三十五丈長四百二十丈擬沿洮河邊高坡挖低二十五丈長四百餘
丈開為明渠可垂久遠以上營五成軍隊作工每在工約二千五百人成功須六七箇月
共計用工五六萬完全由軍隊擔任不用民夫其情陳左宗棠宗棠以工鉅難成弗之
許陳請再四幸沐允從於同治十二年六月既望之翼日開始動工至是年五月晦日訖
功渠長七十餘里宗棠檄發昌府知府恩霖前往履勘旋據恩霖繪圖呈復其文曰知府
於七月初四日起程初六日抵狄道州城次日會同王藩司德榜狄道州知州喻光容等
攜帶丈尺馳往距狄道城南三十里嵐關坪地方從迤東之陳家嘴行水舊道勸起助得
此股渠水舊由陳家嘴分出之嵐關坪山腰穿溝入渠據該處民人稱道光年間山海崩
塞是以水不歸渠此次王藩司於抹邦河上流築壩一道阻住來水另開新渠引水灌漑
田畝壩高三丈有奇寬二十丈俾河水鼓起入渠引至嵐關坪山脚復鑿平山石高七丈

王德榜自作狄
遺風開坪龍王
廟碑序見附錄
水利志後其修
渠之十五營兵
十一月大餉發

有奇長四百餘丈中開石渠一道面寬三丈深八九尺不等水由石渠繞入土渠並於狄
城南川一帶開挖支渠十一道川北一帶開挖支渠七道所有南北兩川民田均可以資
灌溉其渠口之西設有板閘一道需水多少則按開板閘放水勢免致傷堤壩之南便河
西長三十八丈深一丈八尺寬約十餘丈以備水旺時分洩水勢免致傷堤壩之南便河
之北就石坪上立廟一座橫斷二楹其沿山一帶之上溝鹹水下注均築橋槽架水過渠
山田開另開水路將鹹水洩入洮河不致有傷禾稼洵為籌畫盡美辦理得法查由入水
渠口西行抵嵐坪關高坎計長七里自高坎迤北至狄道州城三十里過州城迤北搭視
渡過東略溝以及八里十里十五里直達清水渠計自壩口至清水渠統長六十餘里始
由清水渠洩入洮河卑野周視嵐坪山脚渠道及新開便河均係石山開鑿地雷轟
成委非民力民工所能舉辦且時值雨後水勢頗旺渠內源源灌注亦無泛濫之勢
慕壽祺曰今夫醇釀者時也肥瘠者地也興廢者運也利鈍者才也始終堅持到底者誠
也自吏重催科世趨奔競聽河渠之淤塞隨潮流為轉移故往往功廢半途力無幹辦誰
則繼馬援之陳跡任士以安耽處豐州之窮邊決渠以降兩真誠不足欲水利載興難矣
王德榜處擊肘之時冒越俎之嫌卒遂其利濟之懷峻乃揆程之事當道大吏亦鑒其誠
矣素有志者事竟成後來者功居
上黎儀流誦灑沈澹菑詎不偉哉

湖南提督宋慶率軍至肅州與賊戰不利

時悍賊慣戰不作陣式惟伏穢築短垣
憑守擇溝渠坑坎叢塚廢壘間斜行急

躍倏起倏匿以避敵宋軍二千人為梅花方陣四抵東門外謀而進穢聲如雷賊伏無形
僅見小白旗三官軍再謀再發槍炮甫散而賊鎗發於壕內前列應聲倒死者二百餘金

軍攻南門亦如之蜀軍屢作地道賊覺之未得發徐占彪乃令鄧增築礮臺於禮拜寺

六月副將鄧增礮擊肅州城不克

鄧增自六月朔築成禮拜寺外礮臺向城遙擊轟毀譙樓雉堞惟城垣堅厚施百數十礮不裂間有圯損

賊急修補城中婦孺號哭聲震野外然悍賊由陰溝蛇行出入自若也乃商之宋慶於叢塚中逼築礮臺全順亦逼東關重濠築礮臺為犄角俯瞰關府賊益洶懼

陝回首領白彥虎率其眾逃往俄國

彥虎陝回中之老教也初為多隆阿所敗走甘肅慶陽府與同行至十八大營盤距安化董志

原為老巢同治七年復為黃鼎雷正綰擊敗北走金積堡與馬化龍宗旨不同馬固甘肅之新教也已由甯夏而肅州而西甯以至肅州所如輒不合時左宗棠駐肅州所統湘軍

甘軍及其他各軍隊號稱二十萬彥虎自知不敵將聯絡纏回再謀發展道經敦煌殺馬而食敲冰而飲將台遠行不能不攜帶食料遂乞諸民不惟不之借民聞且鳴鼓而攻所

部憤其請令彥虎阻之曰吾與官軍戰不與百姓決雄雌也大丈夫四海為家豈能老死家鄉與草木同腐耶迺由天山南路至俄境托呼馬克居焉不數年成一部落先緒初曾

紀澤使俄聞彥虎在其境內依強鄰自全枕威養銳恐復為中國患與俄政府嚴重交涉照叛黨私逃例交還中國俄不引度而彥虎亦長為外國人矣

慕壽祺曰甘肅歷來戰事其始也皆由回族新舊教之爭其勢洶洶如冰炭之不相容也及與官軍對壘則氣出一孔無復有彼此之分迫其後土崩瓦解如馬占釐崔偉禹得彥

之徒則又抱馬首乞降邊帥允許改緞各予位置藉收以回制回之實效則始合者終亦分離也而白彥虎則異是豈非彼族中之傑出者歟

左宗棠令旌善馬隊五旂追白彥虎

彥虎由敦煌逃往新疆將與回王法夏聯為一氣占據天山南北與中國抗宗棠籌思至再欲

以回制回時陝西回匪頭目以窮蹙來降乃令崔嶽喻得彥畢大材盡得喜馬標等自備鞍馬各編騎兵一旂驍候點名甫三日編就五旂總名之曰旌善令從白彥虎所經之路

星夜尾追將出發宗棠反覆丁甯曰爾等此行負的責任很大打得老虎回高官厚祿吾決不汝吝倘通同一氣縱虎歸山提頭來見命曰官保萬安沐恩等不致

慕壽祺曰左文襄以武侯自詡而以回制夷之政策古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者非耶旌善馬隊五管帶皆與白彥虎同事世所稱為十八大營者也今雖敗團體猶復堅固一

且令其尾追堪堪與彥虎同行直送至古木地白彥虎入俄疆矣光緒初曾紀澤使俄國請引渡俄不許彼認白彥虎為政治犯也而縱虎者亦無罪然後知武侯斬馬謖之

不可及矣

閏六月官軍攻克肅州東關

徐占彪與金宋諸軍填濠力攻占彪負三創血戰先發遂破東關賊憑內城死拒又造長車七八十架上置檣牌釘

甍以禦槍礮出黨擁撲長濠官軍以劈山礮環擊賊乃敗去

慕壽祺曰徐占彪短小精悍每戰身先士卒論者謂蜀將羅思舉之後此其繼起者乎其克肅州東關也城可旦夕下忽傳帥令暫緩攻城蓋將以有待也假使執將在外命不受

之言則馬文祿早已魂沙漠懸首案街書嘜盜有一方干戈是務者也

秋七月左宗棠赴肅州督勦

宗棠以肅州一隅勞師已久又傷我統將遂由省起節親往督勦

甘肅忠義局派員分道採訪

自同治元年回亂至十二年關內始告肅清所有死事之官紳殉難之男婦未便聽其湮沒迺設忠義局於蘭州由

布政司署通令各府廳州縣分類調查附證明書送忠義局彙案編輯俟書成後交官書局刊印頒發無如大亂之餘官吏整頓地方無暇採訪茲由忠義局遣派正紳分途調查
墓壽祺曰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出於愚夫愚婦豈非出於其性者耶甘肅風氣樸厚同治回亂時有為國捐軀者謂之忠有代親而死者謂之孝有恐為賊汚而殉難者謂之節烈有營救官吏而流血者謂之義士此四者皆舊道德之維繫於人心者也身可殺志不可奪則忠義局之採訪其名已炳耀於千秋矣

八月官軍合攻肅州城游擊張林提督楊世俊陣亡

左宗棠至肅州屯南門外孔雀園閱長濠增兵西南北三

面令諸將會攻夜半徐占彪等督隊填濠賊乘高抵拒未能驟克平明東北角地雷發游擊張林率壯士冒槍石登城而殞次日徐占彪楊世俊兩軍暗掘地道各軍又用礮連轟擊賊頗衆越二日徐楊兩軍所設地雷俱發世俊先登東城不見一賊方麾隊躍升賊於城溝中發槍世俊中槍而死時長圍密合賊糧竭乞撫願從戎出塞以贖罪諸將請急攻否則收降宗棠不許因念仰攻傷銳乃築大喜日以炸藥遙擊城回鐵籠大半老弱出降日數百人

四川提督前署巴里坤總兵何瑄乞歸田里左宗棠許之

初甘回叛新疆總回繼之南北各城多失陷巴

此段則合當
以出之書者
觀家而有得焉

情末到民
與此失彼
有天無地之別

里坤逼近賊巢孤城難守鎮西應同知巴里坤總兵及同城文武逃避一空何瑄時為鎮
標守備得軍民心願効死弗去拜總兵命者以糧道梗塞新疆邊遠肅州復為叛回所據

雖欲出玉門關而其道無由總督不得已檄瑄署巴里坤總兵兼代鎮西應地方之責肩
於一身瑄以巴里坤與敦煌鄰為國家將來進兵新疆之門戶乃拊循士卒備戰守晝夜

夜無少休又得孔才徐學忠為之助與總回大小數十戰搏持十餘年力保危城願全大
同事平除四川提督道經肅州謁左宗棠自言年老無用請以原品歸休宗棠允為代奏

案鎮西應在大山之南漢為匈奴地後漢屬伊吾盧三國屬解卑後魏屬蠕蠕隋伊吾郡
地後入突厥唐宋屬伊州明屬哈密康熙五十四年內屬雍正九年築巴爾坤城乾隆中

改置鎮西府領宜禾奇臺二縣咸豐五年降為直隸廳省官禾縣入廳治領
縣一曰奇臺何瑄字有伍故東樂分縣治將寨人乞歸後寓張掖縣

慕壽祺曰古之將帥必備廣習用之軍以集事蓋所謂基本軍也光緒初左宗棠用湘軍
平定新疆其間偶以木材運道從軍依未光而登薦膺者何可勝道而當關隘未肅清之

前伊犁為俄所據天山南北盡陷於纏回巴里坤朝不保夕何瑄力扼要衝百戰以摧寇
燄俾不得縱橫四出直犯河西此其功為何如耶中央以瑄撐持危局始八九年簡放四

川提督所以謂之者厚矣而大吏勒
令休致烏盡弓絳古今有同慨矣

蘭州南關初設製遺局
總督左宗棠置雇廣工匠用泰西機器製造洋礮等械兼派督
標幼丁從之學習僅能得其大略其發要則工匠謫而不傳光

緒八年廢民國初張廣建督甘時復在舊廠
院內置機器局製造新式快槍及迫擊礮

九月誅肅州逆酋馬文祿

即馬

等並客土各回肅州平

將軍金州率兵由東北城缺口搶登城頭紮卡斷賊往來

通劉錦棠率湘軍自西甯至駐營南門所撫陝回崔偉畢大才等馳馬城下呼馬四告以死期已至善自為謀馬四自知生路已絕親詣大營乞降宗棠乃令先繳馬械以羣回分編各營同日駢誅並誅客回一千五百七十餘及馬文祿等九名各軍入城縱火焚土回四千餘人肅州回族誅戮殆盡按逆回據州城十年蹂躪殆徧始則土回離隙繼則馬文祿薩吉植受逆首安得璘偽封元帥兇談益張蔚吉植死馬文祿以西甯獵戶糾聚撒拉番回及西甯河州巨盜偷息於此以通關內外各回消息西路妥逆中路馬桂元東路馬化龍皆與之聯絡自中東兩路既平徐占彪一軍進勦大小數十戰始逼賊併聚一城金順繼至而圍始合宋慶繼至而圍始密東關既破關外援絕始得此屍骸枕藉之一城雖悍賊草薶無遺而軍民之勤勞塗炭亦極

左宗棠頒發大板五經四書於各府廳州縣

宗棠以回匪既平大亂十年甘肅書籍焚毀殆盡奏請在浙江嚴州府設官書

局判刻大板五經四書校對精嚴句讀清楚運至甘肅頒發各府廳州縣

案柳趾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

矣初唐所雕佛經猶有人及見之

見雲溪友議及倚覺寮雜記

或謂刻書始於隋

見河汾燕閒錄及少

聖道不明久矣
居今日而言五
經四書聞者皆
笑其迂然使字
宙間無聖經則
國家且不立况
人類乎

左刻四書五經
句讀分明案增
韻凡經書或文

諸絕處而之句
之未絕而點分
之以便風詠
之讀今必書省
校書式凡句絕
則點於字之旁
續分則點於
字之中間
板印已不如手
寫納有一定之
義移易分合又
何巧焉在顯小
故可以觀變矣

室山房
筆叢

引開皇十三年廢像遺經悉令雕撰爲證近人復據費長房三寶記

以實之但唐以前雖有模印之法而書籍多重手鈔藏者復精於鑄對故往

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

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經書刻板之始宋太宗淳化中復

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真宗頒九經於州縣自是書籍判鑿者益多士

大夫不復以鈔寫爲事矣元武宗詔刻孝經王公以下咸賜之至明昆陵人

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雜謬常有從此宋板元刻都下聲

爲至寶

又案上下論語乃孔子杏壇設教時與門弟子論學論政曾子有子之門人

隨時所紀錄大學十章乃曾子所作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漢興除秦虛統
孝文廣遊學之
路論孟將世博
十見趙岐注孟
孟子題辭

民國二十六年
二月十九日三
中全會中央委
員何健等提議
各學校學生應
讀五經四子書
以揚民族精神
已由大會通過

悉於是乎在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子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

授孟子孟子七篇乃成於孟子一人之手其大指在人心尊王道而民重若

輕其說與近今國體相吻合論孟在漢文帝時皆置博士大學中庸附載於

禮記至宋時始提出與論孟並列此之謂四子書

墓壽祺曰自顧在成以前士大夫藏書者多購自漢口其中幾雜川板亥

豕魯魚觸目皆是自左文襄刻四書五經以後府縣考試照此出題以其無

破體字也至光緒八年學政陸廷斌字漁笙鄞縣人創設求古書院而文選興矣後

十年江西蔡燕生先生名金臺德化人繼任學政而史漢重矣又判經史百家雜鈔

其原板與左刻四書五經儘存學政署今才四十餘年已蕩然無存矣豈兵

匪作然料耶

松筠蒙古正慶
族人嘉慶四年
任陝甘總督六年
年去嘉慶六年任

督署出示保護蘭州回教禮拜寺

西關三眼井舊有大禮拜寺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撤
拉回據其中攻西大城臨去付之一炬後重修總督

崧筠題額至是謠傳拆禮拜寺左宗棠
聞之出示曉諭並令蘭縣妥為保護

案回教可蘭經云禮拜乃滌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階也寓天人合一之

機有閑邪存誠之妙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醒民衆念念以聖人爲依歸日

進於大中至正之途否則匪行匪學如醉如盲雖朝夕誦經究何益乎甘肅

清真教徒每日禮拜五次晨禮即半搭始於阿丹嚮禮

十拜主制
四聖則六

始於易卜

刺欣哺禮即底蓋始於郁訥思昏禮即沙莫始於爾撒宵禮即火復且始於

母撒各聖喚醒羣愚其功大矣然各聖所定之禮止禮於一時至穆罕默德

聖人生統集大成

冬十一月河州撫回閱殿臣復叛左宗棠激各路防營進剿

初閱殿臣與馬占魁
馬永瑞等素不相能

占麓欲納款穆圖善故殿臣焚省城五泉山寺以擾之及大軍進勦占麓等就撫殿臣父子猶豫不決占麓執以獻既就撫後陰蓄叛志殿臣子四人悍而暴其賊黑里布等尤兇狡殿臣倚爲腹心至是假會造軍械謀漸露河州鎮總兵沈玉遂知州潘效蘇遣人於回民馬成家內搜獲所製旗賊殿臣叛謀益明殺行旅沈玉遂派軍往緝殿臣拒殺二勇餘負傷逃回賊連日聚衆千餘皮襲甯河軍壘駐防宗岳軍總兵黃添泰憑壘拒守賊不勝而退乃遣黨赴河州詐言賊新集無多官軍當速撲滅沈玉遂率兵四百往勦見山前賊僅數百磨兵奮擊賊大隊忽從山後出而包鈔官軍敗績總兵傅永達馮永祥千總彭大燮均戰歿沈玉遂奔還州城請兵助勦左宗棠聞警即檄各路防軍進兵河州檄署西甯道劉錦棠率所部出大河家口自河州西北直搗賊巢馬占熬馬永瑞聞閔殿臣復叛亦率回勇由積石關進河州南鄉勦賊官軍分道並進賊衆傾巢越山向馬蓮灘繞至河州攻西南兩關沈玉遂憑城固守馬占熬等馳回助戰賊竄小西鄉韓家集等處尋至牟泥溝焚掠提督張仲春總兵凌存燾各率兵來援賊聞官軍至退回三十里鋪老巢張仲春等還甯河至麻木溝遇伏方戰賊放火彈道中藥桶延及槍隊袋盡燃總兵黃添泰凌發副將李福興均戰歿官軍陣亡二百餘人賊遂攻甯河城焚西關

案從戎草云閔殿臣於同治七年寇蘭州燒五泉山等處此其罪在不赦明矣乃竟許其投誠或獻軍於左宗棠曰戎狄才氣之心何可專信今雖抒忱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者宗棠亦見及此河州之兵未撤所以內備者嚴矣至是殿臣復集烏合之衆冀爲死灰之然於火局無損聞皋蘭之西南鄉則已食不下咽矣

幕壽祺曰閔殿臣之傳之效果擄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甲午河州之亂疆臣復

斬千餘

左宗棠起用前總兵范銘令招集舊部

將痛勦已撫復叛之閔殿臣也時銘聞府有脾肉復生之歎河州同日復叛宗棠鑒於前

次傳先宗徐文秀之失敗知南軍之不諳地理也謂其所親曰河回姓與人殊反覆無常須以甘人制之吾聞黑頭勇首領范銘在皋蘭方家泉養疴此人尙堪驅策吾將用之或尼之曰明公不聞岷州搶劫之案乎且其弟范銘范銳多行不義其部下何建威率騎兵擾階州階州閉城者七日銘皆無法制止而猶覺功大未蒙上賞往往以盛氣凌人肆口雌黃昔魯仲連利口人謂之黃鶴子銘亦彷彿似之此人言過其實公其慎之宗棠曰人處極不得意之時不錄用必能感激圖報踴躍立功君不聞周尙文李珍馬世龍之事乎吾意已決勿復言令銘招集舊部

案明嘉靖十九年秋九月套虜犯固原諸將多畏縮二邊總制劉天和召前總兵官周尙文激令立功尙文盡銳奮擊之敗吉能於黑水苑斬其子錫沙王三十五年夏四月俺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總制曾銑道前參將李珍擄集於馬梁山敵始退崇禎五年插漢虎墩免薄靈州總兵賀虎臣戰沒起用前山海關總兵馬世龍爲寧夏總兵明年世龍三戰三捷

賊寶買家集官軍合攻焚其堡逆首閔殿臣伏誅

賊至買家集築卡於打鼓臺劉錦棠令各軍合圍分軍由姚家嶺上

山山嶺賊隊如林錦棠由左進沈玉遂由右進賊蜂擁下出撲右路沈玉遂率隊奮擊賊以長矛指刺沈玉遂振斷矛頭還以撞賊親軍環刺斃賊多名錦棠急令馬步翻山橫衝賊隊賊殊死戰黃萬鵬等軍由山梁下馬奮擊賊棄卡奔買家集郭家營等處時張仲春凌春喜在邊子街聞打鼓響槍聲甚急率所部進至買家集而錦棠軍已出賊前布滿西北乃以所部分布東南賊見竄路已絕入買家集郭家營各堡錦棠令步軍分攻各堡馬隊列平川以絕賊竄縱火焚其堡賊冒火衝出馬隊截而殲之堡中二千餘賊焚殺無遺逆首閔殿臣率死黨逸去劉錦棠遣馬占鼈躡至焦家坪獲之並擒其黨解大營誅之

按甘肅回變以來徧地皆賊而甯夏金積堡其首要也河湟其中堅也肅州其後勁也自左宗棠率師度隴東南兩路漸次廓清於是斬首要搗中堅摧後勁而關內一律肅清至閔逆再叛則亦回變餘波耳

案河州撫回閔殿臣之復叛左宗棠令董宇左營參將張俊率所部益以范銘所部之黑頭勇由唐玉川星夜進兵直搗其巢功成迅速出回所料宗棠賞其功而其事未形之奏報俊字傑三周原人也同治初陝回亂甘回馬化龍以金積堡叛應之陷請郡邑俊與同郡董福祥集鄉人自戰環慶甯固間衆稍稍附之已而爲賊逼東趨陝北遂至數萬人而福祥與俊爲之長提督劉松山西征福祥率所部聽命松山編爲董宇三營使福祥率之俊領一營從董軍之名自此始於是從松山西出花馬池克靈州皆爲軍鋒攻金積堡大小二百餘戰功最會松山戰死福祥以軍謀劉錦棠急攻金積下之擒化龍因從錦棠征西甯下大小峽棹子山請索復西甯擊平河回閔殿臣功最偉從劉錦棠西出關克古

學術對於人身
有強健筋骨之
效力故隨人多
習之然皆少林
派用內功者鮮
矣

國術由來久矣
論語曰冉求之
藝家語曰冉子
用牙於解少林
派武當派皆拳
術家之後起者

牧地烏魯木齊土魯番諸城轉旆而南俊始自募定遠二營別為軍從福祥躡賊庫車烏
什營五日夜逐北千二百里於是南八城悉下新疆平是時福祥俊皆已保花翎提督頭
呂頂戴賞穿黃馬褂福祥節制湘楚恪靖各營加世襲雲騎尉授阿克蘇總兵俊授西甯
總兵調鎮伊犁未幾福祥擢喀什噶爾提督加尙書銜光緒二十年東事起詔率甘軍衛
京師而俊為喀什噶爾提督代福祥

督署新編靖邊馬隊五旗

左宗棠將駐肅州命將征新疆先練十兵以為侍衛隊在督
標五營內選年二十以下者有家屬產業及軀幹魁梧方合

格其桃三旗不足又在甘涼肅標兵內選二旗共五旗以督署巡捕陳宗藩為統帶以張
錦棠丁拐子等為旂官兵俱雙糧雙餉日在箭道內操練聞范銘善拳術所長白蠟杆子
超出王正魁之上聘為總教練又
挑步兵一營以宋得祿為營長

案王兆魁皋蘭人幼習拳術入伍隸陝甘督標道光末協辦大學士琦善由

四川移督陝甘攜有西藏番二名番精技擊運矛如飛會仲冬大閱命標下

將士與角藝兆魁時把總諸將夙服其技共推之兆魁挾白蠟杆而出一番

自恃技精奮勇先登兆魁偽示弱以誘之彼右則左彼左則右俄舉杆一揮

番頽然仆地一番繼進殲其技以敵兆魁兆魁用杆向番胯下一挑番已仰
跌丈餘琦善大喜立擢千總斤兩番回歲明年西甯黑番不靖琦善往勦兆
魁殺賊獨多以琦善獲罪功不敘咸豐三年太平天國據江南省城琦善視
師江北調陝甘督標兵從征將弁皆取其素所知名者兆魁與焉至則攻揚
州攻儀徵攻江浦六合及鳳洲三叉河等處

慕壽祺曰自拳勇二字見於管子後世遂有內外家之稱外家起於少林以
搏人爲主人亦得而乘之內家則起於武當之張三丰以靜制動犯者立仆

見少
知錄

此其大概也西北諸省拳術有習武當派者以張三丰遊甘肅時之所

傳也三丰來甘
見舊通志有習少林派者以張萬福客甯夏時之所教也見從
戎草青海則華

戎雜處無拳無勇難立身於虎狼窟矣而皆不及范銘技術之精有繼銘而

二十一年以後
州殿
拳勇
走借
拳勇

起者乎予日望之矣

總督左宗棠奏請豁免甘肅茶商通稅

清初沿明之舊西甯莊浪甘州各設茶馬司專管茶務其後改歸蘭州道兼管查戶部則

例內載甘省原額改撥等引二萬八千九百九十六道每引茶一百觔徵銀三兩九錢咸豐同治兩朝屢遭民變官引無著者二十餘年至是總督左宗棠重訂章程奏准以票代引先課後票並刪除雜課名目豁免歷年積欠茶務始有起色然當時只有甘票一宗嗣後行銷陝西者謂之陝票行銷甯夏者謂之甯票甯夏行銷蒙地之票名曰甯晉票蒙商自辦之票曰蒙晉票甘票每票以四千觔為額光緒三十年發第十案茶票時因晉商販茶運銷伊塔多不領票令商人仿照晉茶製法領票運銷名曰晉票緣伊塔道路遙遠成本過重以五千七百二十觔為一票自第十案起至第十二案所領茶票逐案增加

慕壽祺曰北宋熙寧時西師即設茶馬專司甘省茶稅始於此賦稅為國家大務人所知也然通稅則無益於國而有病於民按通訓又訓亡義若相歧害實相因倘非斟酌減損勢必暮夜追呼有吏捉人如杜詩所詠石壕村也明周忱減免通稅史策美之蓋其所見者大也宗棠初平回亂即能究心於此非徒體恤商艱可謂深明治體矣案穆宗毅皇帝文宗長子諱載淳咸豐六年孝欽顯皇后葉赫那拉氏生帝冲齡踐祚改元同治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以曾國藩為協辦大學士節制東南各省軍務迎文宗喪於熱河誅肅順時髮逆侵滬英法美三國與我軍合力進剿賊大敗左宗棠雷正綰曹克忠等勦辦甘肅回匪亦甚得力十二年從李鴻章請設公使於西洋諸國又從王凱奏請置

自同治初年以來
十餘年以來
爭以草場
民何以堪
不遇山川
今日幸出
日風興
情風興
新風興
版圖矣

領事於各國是年帝崩無子立
醇親王之子是為德宗景皇帝

德宗乙亥光緒元年春三月任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先是同治三年我國回教徒阿

渾安明倡亂據烏魯木齊天山南北兩路諸城陷落殆盡浩罕乘機遣阿古柏帕夏人喀什噶爾自稱喀什噶爾王據有天山南路全部北路之半俄人亦於回教徒攻伊犁時遣兵一隊由西伯利亞進據博羅胡吉多爾另遣一隊進伊犁之特克斯河上流據穆爾特卡倫以扼天山南北路之交通嗣見阿古柏帕夏軍勢日盛遂於同治十年五月以維持邊境治安為名令土耳其斯坦將軍率兵六百破回酋據伊犁更藉通商欲奪烏魯木齊進軍至綏來縣境被民軍將領徐學功所敗始不復進七月駐北京俄國公使以暫時占領伊犁事照會我政府謂出於維持邊境安甯之必要決非吞并土地之意若中國威令再行於伊犁可保國境安全之時俄國即將伊返還云往返辯論不得要領我政府遂決以收回回疆為急務至是關隴肅清始以總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夏四月總督禁種鴉片

先是道光末前總督林則徐遣戍新疆繼任者遂弛煙禁人民以廣土價昂思有以抵制之乃購種於陝要試種之居然成熟

涼州武威古浪所屬大靖產煙最多其味亦最濃咸豐時各縣皆種矣每百售銀三十餘兩及同治回亂且十年人民死亡枕藉流離失所往往數十里無人煙下禁而自禁矣在關隴肅清紅花徧地左宗棠聞大驚曰劫餘黎民元氣未復加以剋伐其何以堪若不嚴行禁絕三十年之後漢人種族其將弱乎決定由禁種入手煙苗已出土者派令軍隊翻

犁一時煙價踊貴每兩售銀壹兩伍陸錢而吸食者如故也

慕壽祺曰甚矣故甘肅州縣之欺罔長官也以左宗棠禁煙而毫無效果者蓋無葛從周之分身術耳委員出省查煙官紳以重利啖之非曰並未種煙即曰翻犁淨盡宗棠日墮於五里霧中而終於不自知夫州縣但知圖利對甘肅漠不相關固無足怪同治回亂富家大室貪戀一燈不能遠走高飛其被禍為最慘不謂經此大變亂猶貪利守舊如此等輩真是不識濁澤其可殺哉

夏五月設官車局於肅州西總糧臺於敦煌

大軍不日出征左宗棠遣派幹員馳赴肅州設官車局並養官驛數百頭在張

掖高臺等縣採買軍糧湘軍不多喫麵定購甘州烏江米千餘石用公家軍驛運至肅州存儲又由肅州分批運往敦煌總糧臺敦煌初經白彥虎之蹂躪官驛民房不無損傷令行敦煌縣知縣趕修倉廩以備存糧今敦煌辦兵站之房間即光緒元年用兵時所修之邸閣也

秋七月西甯循化廳吉六倉番匪為亂河州鎮總兵沈玉遂勦之旋就撫

時大兵雲

集循化番匪敢於作亂豈生性使然耶

案宋循化城即一公城九城志謂在河州西南一百六十里即今土門關外清水橋溝一帶宋志循化城南至下橋家族一百餘里橋即喬也河州二十四關有喬家關是必相

是年余時
家父老時
明以爲工
補以爲巧
能工之佳
處人人之
見一求巧
略

沿舊名清初循化營隸河州至乾隆
二十七年循化設廳歸西甯府管轄

八月甘肅始開闈取士

初陝甘合闈每逢鄉試之秋甘肅士子赴陝西應試中額僅止
一名益以家計貧寒道途爲遠故諸生附府廳州縣籍後有畢

生不能應鄉試者有中道迤邐致誤場期廢然而返者有資斧耗盡抑鬱成疾以歿不得
生還故鄉者良可慨矣軍興以來元氣人傷同治奏西科赴陝應試者僅二千餘人其他

有志之士從以資斧無措不能遠行適陝甘學政許振禕按試來甘士子公懇分闈時總
督左宗棠在肅州大營學政將呈詞咨送行轄左宗棠令行甘肅政按察兩司議詳及宗

棠由肅州凱旋又據蘭州紳士除烜道員曹炯及漢回士紳等聯名呈稱捐建貢院擇定
油川門外地基籌備瓦材木已有頭緒請援照胡廣雲貴卹試兩闈取中例等語於同

治十二年奏請在案幸蒙俞充比照各省中額最少之貴州每科取中四十名又增加甯
夏涼州莊浪三滿營中額二名共定四十二名當由各府廳州縣共捐銀五十萬兩在闈

州袖川門外海家灘地方建築貢院其規模擴大非陝西所能
及是年六月間已竣工至是開闈取士應試士子約七千餘人

慕壽祺曰通謂李南暉先生言功令以制藝取士家家讀孔孟之書是默繫乎世道人心
非淺誠哉是言也國家多一讀書明理之士社會即少一千名犯分之徒古昔盛時所以

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雖邊遠如甘肅士有定志而無
妄念早夜孜孜舉進之不能精而不憂爵祿之未至惟中額少道途遠未免向隅耳左

宗棠奏請分闈就近應試即社會上文明之物質亦多
賴以發明益爲無窮矣後來者謂爲多事是誠何心哉

九月欽差左宗棠奏以布政使劉錦棠率老湘全軍從征新疆許之

時海防孔亟伊犁尙

為俄據在廷諸臣有議棄關外地者宗棠力陳不可遂於是年冬十二月飭劉錦棠整軍出關與將軍全順總兵張曜等會師於敦煌

冬十月清丈各縣地畝變通稅則章程

甘肅土地不盡磽薄而則較輕墾丁所入載在典冊者撮其大要不外銀糧草三項抵近於內地各州縣則徵銀近於邊地各州縣則徵糧衆居內地邊地之間者則三項兼徵查戶部則例載甘肅田額共二二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六畝內分民地屯地更地土地地司

甘肅全省田額
地丁銀兩
草束以及賦則
之區分宜得明
白如能與空言
敷衍者迥乎不
同

監牧地等項共額徵銀二十一萬九千二百餘兩遇閏加徵銀一千七百餘兩補四十八萬四千九百餘石草四百五十七萬七千一百餘束其賦則民地海畝科銀二毫至一錢五分四毫零下等糧三勺至八升不等屯地每畝科銀一厘二毫至六厘不等糧五升至六升不等更名地每畝科銀四厘八毫至一分七釐一毫零不等糧二合二勺至一升四合二勺零不等草一分至九分二釐不等七司地每畝科銀七分五釐零衛所管轄屯地每畝科糧四升一合八勺七抄有奇草五分八毫有奇番地每畝糧四合至三升不等監牧地每畝科銀六釐此按地納賦之正額也雍正五年攤丁於地每丁一口徵銀二錢以康熙五十七年丁冊為定共民屯更丁稅銀六萬一千九百四兩三錢分有奇遇閏加徵銀二千四百三十三兩七錢四分零皆併入國畝隨糧交納甘省糧册向分河果河西科則不同河東如蘭州鞏昌平涼慶陽等府秦階涇固化等州廳所屬糧輕丁多每銀一兩攤丁銀一錢五分九釐三毫零遇閏每銀一兩加徵銀一錢七分四釐八毫河西如甘涼甯夏西甯等府安肅等州所屬糧重丁少每銀一兩攤丁銀一分六毫遇閏不加徵此丁

附於地之正額亦載在則例者也查民屯更賦則輕里等級係以人定以事定非以田定民則土著屯則以食餉之兵墾地升科更則以他人之田去為己有故科則之輕重各殊今代遠年湮滄桑屢易名目未改事實全非至土司地監牧地皆唐宋以來舊有名目似尤不應濇分至是關內肅清左宗棠以兵燹後戶口逃亡地畝荒蕪何處為民地何處為屯地何處為更地均不能確指鄉民避重就輕書吏亦因緣為奸乃派員會同各縣知事認真清丈地畝變通稅則章程將地畝分為川原山三等每等各分三則其各屬田額賦額均查照賦役全書數目支配調查皋蘭縣清丈地冊及銀糧草冊上上川地每畝攤糧三升七合上中川地每畝攤糧二升二合上下川地每畝攤糧二升七合中上原地每畝攤糧二升二合中中原地每畝攤糧一升八合中下原地每畝攤糧一升四合下山地每畝攤糧一升下中山地每畝攤糧七合下山地每畝攤糧四合其最下下山地亦有每畝攤糧二合者又每糧一石隨征銀五錢二分一釐二毫三絲五忽六微六纖草七分四釐三毫八絲七忽八微五纖此其大較也其未遭兵燹未經清丈者悉仍其舊案左宗棠於回亂既平後清丈地畝以三等規定田賦至民國二十年甯夏省政府因收入短少而貧民負擔繁重先將甯夏甯朔平羅金積靈武中衛中甯等縣土地派員認真清丈溢占地畝約在三倍之譜又據民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甯夏民國日報載本省地畝清丈完竣後政府當局集中全力討論關於田賦之整理辦法經多次之討論及專家之研究始有具體之規定日昨政府當局將規定數目公佈全省除豫旺鹽池磴口三縣多屬山地另行規定外其餘甯夏甯朔平羅金積靈武中衛中甯等七縣自二十四年起即按照新規定實行並提出劃一賦名整齊課稅平均負擔減輕負擔各點為詳切之訓告云云並將甯夏等七縣之地畝分為七等級依等次訂定新賦額甘甯青曾為一省

將來甘青清丈土地之結
果當與甯夏無大差別

慕壽祺曰田以畝計起自黃帝唐高祖定度田之法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楊炎又定兩稅法頗便於民至明張居正柄國變兩稅爲一條鞭卽今地畝應納之地丁錢糧也甘肅土地遼闊匪旱頻仍益以輿圖不確冊籍多訛糧稅比較遂致舛錯支挪不可究結在承平時猶難整理况同治以來回變十餘年閭閻所存無幾不均之患影響民生左宗棠認真清理務期賦由地生糧隨戶轉富者無抗匿之弊貧者無代納之虞以收田賦平均之效國家歲收亦因之充裕可不謂之愛民乎哉

丙子二年春二月左宗棠駐大營於肅州

總督印攜至肅州照常辦事甘肅各府廳州縣公文均向肅州大營投遞地經兵規旗望帥轅

殘破之區頓形熱鬧商務亦漸繁盛民欣欣然有喜色矣

文襄素以武侯
自許在甘肅時
年已六十而如
縣某賈以聯云
馬車西漢兩司
其龍文襄大再

教煌民衆所歌
之五更詞含有
教育之滋味

慕壽祺曰自古爭天下者必先得陝甘左文襄既平關隴駐肅州以規復新疆後顧無虞
成功自易諸君固不凡也蓋地利難憑而實有憑兵法無定而實有定肅州有嘉峪關
之天險劉錦棠所部又有董字
三營兵鋒所指無不如意矣

三月總督左宗棠籌設回民義學

甘肅自同治兵燹先民教澤蕩焉無存論語作薪
毛詩代燭書籍亦焚毀殆盡宗棠由浙江刊印四

書五經連至甘肅已家置一編矣又念回民聚集之處如河州洮州循化貴德大通巴燕
戎格海城化平等地文化所不及絃歌久不聞非強迫教育不可飭令地方官吏籌畫的
款多設義學回民幼子入塾讀書方謂老子化胡文翁教蜀不是過也而回民以誦
經爲急務以讀書爲富差富家子弟寬人代讀宗棠聞而笑曰五更歎爲此輩作也

案敦煌縣志載雜曲五更歎含有教育之滋味係言不識字者之苦楚其詞

曰一更初自恨長養枉生軀耶孃小來不教授如今爭識文與書二更深孝

經一卷不曾尋之乎者也都不識如今嗟嘆始悲吟三更半到處被他筆頭

算縱然身達得官職公事文書爭處斷四更長晝夜常如面向牆男兒到此

屈折地悔不孝經讀一行五更曉作人以來都未了東西南北被驅使恰如

盲人不見道

嘉壽祺曰清真教徒恪守天方典禮者流竄內地雖隻戶單丁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至融化於漢族者以其教爲之區別也蓋自來種族之存亡恆與宗教相表裏故回族守之甚嚴然漢武帝時開通四夷外教之輸入者衆使非尊重儒術以定維一之宗教芸芸黃種保無誘於他族乎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教將徧行於地球豈徒中國之五大族哉

夏五月任命許應駟爲甘肅學政

甘肅學政自此始時經同治回亂文物蕩然大雅莫觀後生傳習無所宗有司教之責者於學既鮮所

窺而其視所隸子弟亦率如陌夫之錯跡漠不相聞應駟意氣懃懇樂於教人尤以家庭教育爲社會教育之引導嘗言曰省俗觀風正本清源學政之責也聯屬鼓舞啓迪作新亦地方紳耆所宜有事也

案甘肅未分關以前陝甘兩省祇一學政衙署在陝西二原縣每三年一至蘭州按試各府士子其行署在省城內偏東以舊行都司署改建及光緒二年簡放甘肅學政以普照

寺西之大公館改爲學政署今爲教育廳署其學政行署光緒十四年改爲求古書院今爲實業待行社歸文社經理

嘉壽祺曰甘肅由學政而提學使而教育司以至於今之教育廳培養人才已五十餘年矣而教育終無起色者豈真文化落後耶夫羲軒桑梓如故也人心卽不古乘弊未甚徑庭也而由今追昔何後先之殊軌戎躡於前荒阨於繼父兄之教不暇給社會之團結力未甚堅也有教育之責者盍先於此加之意乎

秋七月設官驛局於肅州

大軍西征所有軍裝食料初以駝隻運往敦煌不足則以馬馱之又不足則以牛代之牛馬當差須派一人跟隨喂養往

返非匝月不可無牛馬者以駝二頭頂馬一匹投累不堪經聲盈路左宗棠聞之惻然有動於中著恐東路之紛滋而農時之或失也乃以公款購買官驛設大局於肅州派幹員總理其事而他處之習拉民馬則懸於上焉矣

案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餽宋武陵王劉駿藥膳及驛明洪武二十五年元帝王元清失馬遣使買馬於朝此驛之見於正史者也

俗傳文襄昇嶽
出關其寧真氣
有燕文襄駐節
肅州未出嘉峪
關也

大抵根本之計
未實腹心之慮
未除而動遠略
貪土地未有不
敗者也左文襄
駐肅州欲保全
根本不能不防
馬占龍之搗亂
後防也
范心自熟讀歷
史吐屬風雅引
用唐書如自己
出

而皆產於西北且
驟之種類甚夥

河州回首馬占龍送質子於肅州大營

河州自閔殿臣復叛火未燎原幸即撲滅左
宗棠知夷情反覆時有成心蓋大軍西征新

疆回首帕夏或暗中勾結占龍與其他不逞之徒乘此後防空虛造成嚴重情勢增國家
西顧憂此固大可慮者也慮之深故防之切占龍聞之即送其子安良於肅州大營令追
隨左右聽候差遣從
此專辦新疆軍務

范銘回蘭州就醫

左宗棠出省時令范銘招集舊部各有鎗馬改為騎兵營一路隨行
抵肅州其部卒與董字三營因口角衝突章毛開鎗左宗棠謂陳藩

曰現在關內肅清政治上軌道非同治時可比心齋所帶黑頭勇故態復萌以之勦賊恐
不堪一戰蓋使之聞之也范銘泥首請罪宗棠於兵丁械鬪事不提一字銘退謂所親曰
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文人則胸有甲兵外雖談笑內蓄憾如故
吾得無懼哉托傷傷觸犯回省就醫所遺騎兵一營令其弟范銳接收隨大軍出塞

九月左宗棠日往肅州城內各義學為蒙童講書

肅州直隸州知宗棠注重學校在
城內新設義學四處延秀才品學

兼優者為童子師待遇既優脩羊亦不簿應川書籍購自蘭州以備宗棠調查時新疆軍
務勝利宗棠無所事事親往各義學開游大呼曰娃子讀何書師對曰都是才上學的讀
千字文三字經宗棠曰千字文何人所作師曰周興嗣突然問曰作這一部書用多少時
間師不能對宗棠乃升高坐講說謂此書周興嗣所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

蘇東坡嘗曰范
津夫論書為經
楚第一言簡而
當無一冗字無
一長語義理明
白而成文繁然
乃得講書三昧

三字經宋王應麟
初六句便說幼
年教育之要長
以促父兄師長
之警醒並把中
國二千年的中
人思想都包在
內惟明成祖還
燕京等句是後
人所增

佛氏謂靈動含
靈皆有佛性不
徒狗子為然也
今讀此編殊增
眼福

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玉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叙武帝
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謂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
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又撰三字經見性本善一句曰性字
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為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即性
本善之義也孔子曰性相近孟子道性善就是這箇道理問者謂得講書三昧

案蒙童所誦之三字經相傳宋王應麟撰應麟因學紀聞尊蜀抑魏不應於

此書又云魏蜀吳爭漢鼎官編類編或云宋末區適子撰適子廣東順德人字正

叔入元抗節不仕廣東新語又劾晉海壽注云三字經南海黎貞所撰邵晉涵詩據此

三字經區氏所撰黎氏續成之最近章炳麟又增益之

慕諱諷曰左文襄在肅州大營因講狗子有佛性一語復取畜類中之有性者彙為一帙
名曰續聖師錄蓋取楊子聖人師萬物句原旨引證甚多皆幕客所為茲錄其題目如左
辭曰子與氏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
生蟲齒耳但食殘暴之虎獬豸惟觸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恩乳其存心皆可以感仁
孝而揚德威他如蟹至期而輸稻蜂輪值而衛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為祿山作舞昭宗之
猿不肯為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鵬殉帝於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鶯哀其子而腸斷猿抱

余授甘肅州
甘肅州志
甘肅州志
甘肅州志
甘肅州志
甘肅州志
甘肅州志
甘肅州志
甘肅州志
甘肅州志

母皮而痛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鶴死殉其雄郡佐之鶴克和其配汾水之旁有雁邱鹽城之湖有烈鷺是物知有夫婦也橫空之鶴戈鷓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是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之燕喃王女孫中舍之犬負米咷生之馬鳴窻陳州之鶴伴老雀州之騾逸歸是物知忠於所事也熊分果以餉墮坎之人虎弭耳而捨抱哭之母裸然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亡魚傷鬻觸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仁義也翁嘔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斷角以殉至放生之鷄釋命之鷄俱能圖報救死之德是物尚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鳴而訴王臻之誣殺夾道蝌蚪昂首而訴商僕之戕生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於人哉微獨無異抑恐世之小若者衆矣

丁丑三年省城創設織呢局

恐利權之外溢也甘肅所用毛織品以我國所織之呢為最佳每年所取之利亦最多總督左宗棠慨利權之外溢思有

以抵制之迺在省城小稍門外樓家巷建築織呢局分爲東西中三廠由德國購買機器聘請工師以甘肅出產絨毛織呢造氈開辦甫有端倪文襄離甘即行停止嗣後東廠改爲文高等學堂西廠改爲陸軍小學堂僅餘下廠遺址光緒三十二年奏准由蘭州道重行整理就原有中廠房屋酌量修補分爲兩院以不敷分佈又添設後廠因閱時已久機器損壞添購多種聘請比國匠師六人中國匠師二十名學徒一百名分委員司經理

秋七月西甯小峽口新築南北兩關

出西甯城東西望懸崖斗壁對立下切湟水中流建驚雷激山徑狹隘車不得雙輪馬不得並轡凡

六十里東曰小峽口西曰四望峽即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四望隘今之老鴉峽也同治初回首馬桂元據西甯反小峽口爲賊所據官軍不易進攻至十一年冬河州克復左宗棠

始遣劉錦棠率兵討之賊守小硤河抗拒官軍以一當百賴董宇三營攻破硤口踰此而入則西甯不可復守桂源遂棄城走兵法所謂穴中之關也至是青海辦事大臣豫師謂西甯亂事常有形勢千古不易乃於峽河南北築兩關扼之屹然相向形勢險固是役也惟西甯道張宗翰董其事既成總督左宗棠名南關曰定武誌兵威北關曰德安飭吏治也光緒三十二年達賴喇嘛由西甯進省經過此關辦者知尉裕端謂活佛所過之地頭不頂木石毀河南定武關片石無存存者河北德安關而已

慕壽祺曰自新戰術發明關險皆歸無用矧茲有司事耳青海大臣何必汲汲為此豈知硤口舊名漆峽唐人常修閣道於此宋築省章城控制要害又名綏遠關在西甯此尤利民防賊彰彰大著者豫師高瞻遠矚見同治時之賊占峽口荼毒我人民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幸而邊疆底定於是葦石斧材築城樹防而道一斥諸番兵民商旅數千萬人經行之道俾于于者賴出其塗萬一警報飛馳則有關可守以逸待勞免致囑同治覆轍則西甯之保障其在斯乎

左宗棠振頓酒泉書院

肅州舊有酒泉書院為肅高安敦玉士子肄業之所同治回亂為匪所據自大營駐肅州士子始稍稍來肄業宗棠捐助膏火

以軍事倥偬從未親臨至是命諸生講論語句讀問外誤不少請山長指駁山長老貢生也攝於邊帥之威句讀亦不其通達宗棠曰魯論淺鮮非如柳文難讀諸生疎忽如此先生亦復冬烘則平日所教何事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為掌教者所誤矣問諸生此邦有舉人乎曰有二人是何姓名曰一為胡文炳在陝西著書一為郭鑄嘉在明都統行營辦文牘宗棠喜曰既是孝廉當能分清句讀宏獎風流候遣材官延聘並命有司修理齋舍

今之坐擁皋比
只人子弟者比
民窮子多其
之民更以取
之民更以取

案宋穆修負才使氣中年假塞嘗以柳子厚文集鏤版印數百部入都求售有儒生數人共來緝閱修就手奪取怒視曰賢若能誦一篇不失句讀者當以全部奉贈終歲一部不售或謂宋世儒生不應揜陋至此不知窮鄉僻壤塾師所點句讀舛誤不少比壯年稍解文義自行改正者固多一時忽略遂至終身沿訛者當必尙有特無人從旁指駁耳

慕壽祺曰文襄願發大板四書句讀非不清也其如不看何懶之爲害大矣哉然左刻亦有疎略處子罕言利篇後生可畏焉知來之不如是一句鄉黨篇既焚子退朝傷人乎不是一句詢之近世讀者大率茫然始知學問之道不特義即無窮即句讀亦未易明也豈僅柳文難讀耶

肅州大營令哈密回王不得容留奸細

哈密廳有二城漢人經商於此回城回王世居於此新疆回部哈密回王位最尊時大軍

由敦煌出征規取新疆節節勝利回酋法夏據新疆南八城爲保地盤計遣間諜至哈密謀竄入關勾結河州甯青已撫之回搗亂後方率我兵力故有是令或謂對回部親王以命令行之無乃太過左宗棠曰昔金人之謀宋也遣其親信通漢話者僞爲商人來往汴京已十餘年乃盡得其虛實兵端一開宋無抵抗能力奸細之足以亡人國也可畏哉諸君若以余言爲河漢也曷取北窗炙轆而閱之

日本少壯軍人實行帝國主義將侵略中國領土在民國三十三年已遣人至鼎新毗連之額濟納組織秘密機關築停機場修汽車路強迫老百姓作

工百姓不堪其苦往縣政府告祕鼎新縣調查屬實呈報省府以未得中央回電聽其自由行動由是以推中國區域內漢奸偽爲商人往來甘肅或居住蘭州探聽消息如久大商行者正復不少

幕壽祺曰孫子兵書十三篇言間者五傳之既久中國不能用而敵人用之汴都傾覆徽欽北狩貽我中國羞雖然豈惟金人如此哉第一次歐戰未發生之前德遺其國之知識份子往各國偵察一切並有爲客卿者日之取東三省也亦然時張氏父子不知耳最近蘭州久大商行爲某國作間諜在督政府門口經營商業揮金如土日與軍改各要人酒食往來彼固有所爲耳可勿豫爲之仿哉

附北窗叢錄一則宋施彥執記

余與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其家嘗賣之一天大暑賣勃荷者至渴甚乞水於史史乃以尊酒飲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京師被圍史縋城出時城外悉爲煨燼四顧人馬復寂然史茫茫行野中憂恐甚俄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趨之則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爲至此此去咫尺卽大兵不可前幸當留此所以慰藉史者甚厚史乃問君爲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卽賣勃荷者也異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留此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城外皆灰滅汝獨能存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得保全至今然行卽遁耳且謂史曰此人今當至官人當伏床下語未畢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出問曰汝何爲與此人善曰家本旅店此人曩時作湖北商往來京師十餘年常館於吾家吾

家待之甚厚此人常德某故今始知此人非商也乃金人間爾後數日所謂千人長者遂衛其家出圍史因其人得免案金人敗盟錄言金人本小國一旦崛起今據其間者乃往來京師十餘年耳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崛起者非一日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於死恩之施人其報效乃如此

是歲總督左宗棠借外債辦西北善後

甘肅借用外債自宗棠始初同治六年征捻之役宗棠特派道員胡光墉赴上海與外商

借銀一百二十萬兩八年任陝甘總督借洋款一千萬兩以平回亂至是西北平定善後需款宗棠擬再借一千萬兩部臣奏請限制結果向匯豐銀行借銀五百萬兩

案中國古無借債之事自同治年間因與俄國締結伊犁條約訂借英款賠償損失遂開借外債之端然事關創始實額恆有限制條件亦甚簡單截至光緒十三年總計各項債本以銀元折合不過五千七百一二十萬左右內

除德款一部分延至光緒二十八年始全數清償外其餘於光緒三十年前均已照償及中東戰後債臺萬勿推倒無期矣而其端則自甘肅始

慕壽祺曰甲國向乙國借債政府向人民借債常事耳所恃者信耳左宗棠所借外債屆期子母俱清此其所以爲名臣與清末昭信股票卒失信用國隨以亡民國初甘肅募短期公債延長至十年之久本息分文未付德意志諺曰債債斯改良其境況隴人諺曰動還債下次便容易借錢政府諸公其亦察及邇言否耶

戊寅四年夏四月督署擬熙園開放任人遊覽

左宗棠督甘時與鄉人郭嵩燾函牘往來筠謂甘肅回亂十餘年人民困苦久

矣泰西各都會皆有公園與民同樂蘭州古城城郭且謂總督駐節地必有園亭可作爲公共產宗棠乃於四五月間開放節園節園者在督署後逼近北城根登之則河山舉在目中矣此明肅邸所闢之擬熙園前清總督二百餘年所修葺而成者也聽民人等隨意遊覽來遊者從東箭道入園內備香茗煎數大鍋磁碗百餘盞渴者盡量飲之箭道大門內

鑿巨池名飲和池北城即黃河川西洋火輪機器曰吸水龍取水入城過園積池使之清
供城內居人食用池北即箭道二門從此進節園上北城周圍遠眺欲東者至東城大門
而下欲西者至西城大門而下欲南欲北者亦各隨其所欲如此者凡兩月北城有大樓
三層登之高接雲霄額云拂雲樓志書悉載俗云院署看河樓誤矣樓下小碑二一古隸
書剝落不可辨真細視乃漢將霍嫫姚敗匈奴於皋蘭山下及始建金城之事一明肅藩
拂雲樓詩大草書佳絕愛不忍釋復見上有髮跡如絲詢守卒知爲明肅王妃顏氏殉難
觸碑死血跡至今尙存並陰雨以垂珠如滴此固一時之盛也後三十二年毛慶蕃護理
陝甘總督於宣統元年八月朔開放節園十日任人遊覽以步左宗棠之後塵遊人感懷

往事歌詩
以紀其事

案陝甘總督使者駐節蘭州其署明肅王故邸也基宇附開園亭之勝爲諸行省最地接
西域冠蓋絡繹於道讌集多在節園所以盡賓主之歡也慶光間那彥成公三督陝甘修
葺益勤園中有肅王烈妃大家及從殉寮屬兩大家相傳時露怪異左宗棠入署時猶見
前督琦善所署貞烈祠義士祠編於當日事蹟約略及之戒人勿輕入其處尋所立之祠
傾圮殆盡一大家綠莽荒沒蓋不可識矣同治五年蘭州標兵饑變前督楊岳斌資從多
及於難岳斌嘗建屋園西爲位祀之尋被人撤去宗棠既廢延祿亭爲烈妃廟復廢環碧
山莊建忠義祠祀肅藩寮屬而楊督部資從同列一龕以其志節同其死事之地亦同也
各爲文記之自宗棠去後至宣統元年秋八月護督毛慶蕃復開放節園任人游覽今已
收爲公
園矣

附秋日遊節園有感往事歸率成五律一百八十韻

有序

慕壽祺

蘭州節署東偏有園焉創自前明肅邸後經李闡之亂化爲灰燼我朝奄有四海以甘肅據西北上遊據新疆而翼秦中簡重臣駐節臨右以控制三省蓋二百餘年於茲矣歷任制軍就肅邸遺址相繼修飾以爲政暇遊宴之所憶丁酉歲浙東陶勤肅駐節於其甘次公子葆廉隨侍喜與此邦文士遊余以下材得逢盛會今豐城毛實君方伯僱督篆八月朔啓園十月聽人遊覽皆以爲左文襄去後三十年未有之盛聞余尤有感者自古園囿之興廢關乎國運之盛衰以今之時局多艱上視陶公時已不侔矣况乎國初以來名公巨卿優遊嘯傲和其聲以鳴盛世其豈可復得哉迺作長律以志感云爾

歲華臨已酉秋色曠鮮妍境處西陲鄙城鄰北塢懸山環屏拱抱河曲水
潏潏往事空回首憂時忍下咽無才終碌碌在疚歎煨煨滿目愁難遣歸心幾
欲慙異鄉甘寂寞何地可憐緣竹外新開徑園中別有天樹聲殘滴雨簾影
暗垂烟碑古書如蚪亭幽草覆蛸嵐光青入闌花蕊白於棉小院橫吹笛奇
峯合號蓮菊銜霜信早荷襯午陰圓向晚蛙爭噪迎風蝶倒旋錦方堪作得

門幸不留健遇容偶攜手隨人斜並肩與來忘盥沐體已拓翻翻旅寓招王
粲仙遊快偃壘暢懷凌絕域結構閔何年

勝國承平日雄藩控制權分符親子弟無事小神仙海晏波澄鏡弓藏角挂
弭侯封班定遠羌撫漢先零故宅搜文藻幽情披管絃雲揮詩社筆春買酒
家前麗製追金谷閒居陋朝川壘山高出郭學道靜參禪地俯乾坤大恩深
雨露偏君王看不足賓客喜常延坐帳非無鶴公堂衆獻豨風流亦盛矣世
變何論焉寇盜忽紛起城池劇可憐殺聲疑草木戰禍尋戈鋌極樂悲將至
凶徒惡未悛鼎湖空漣淚滄海幾爲田宗社俱埋沒園林早棄捐自經塵漠
漠誰振旅闐闐

聖代宏開運疆臣善策邊荒邱羅烏鼠惡類逐鷹鷂度隴軍行范乘槎使奉

驚勳隆頌鐵券凱奏擊銅銷古郡收安定餘威攝罕开匣藏三尺劍觴醉九
秋筵園遍城微背窗明錦最鮮衣冠新世界臺榭舊楹聯瓦敗魚鱗補茶清
雀舌煎閉門畦種菜倚水蔭成泉潤色兼修飾爭輝映後先一朝文字藪幾
輩姓名鐫樹影將軍幕花陰學士塲外人渾似隔陳例苦相沿

入覲韓侯去循猷召伯宣與民同晏樂雖我亦留連每欲孤飛去無如不自
違病多親煮藥書著在懷鉛意緒增蕭瑟胸襟待洗滌忽來新雨後迴憶昔
年前東道誰爲主南州士乃賢眼空人落落腹貯笥便便山小堂容借池方
水幽旋冰心凝皎潔地勢愛蜿蜒時引朋三兩愁消酒十千林間橫下榻言
外妙忘筌求已珍藏錄揮毫玉捧箋庭柯陶令宅書畫米家船疑入瑯環境
同留翰墨緣碑陰看碧血苦亂踏青錢坐久烟攜袖歸遲月上弦銅壺鳴夜

十首詩及圖一上續卷七
三
漏銀燭送雲旂曠達師莊叟清貧老鄉度天涯傷遠別雲隱羨高寒園鎖春
常在花殘日漸鶯

歲華何迅速風度恍聯翩今又來相引胡爲久未還奔波三十載墜入九重
淵吏隱頭埋屋儒寒力薄絲沈淪仍泛梗卜筮不須尊當路誰推轂前途緩
著鞭人生行樂耳秋氣正蒼然俛仰何寬闊疎狂混醉顛名園堪築兔講室
或銜鱸賦晴庾開府書折班孟堅座無雙白壁家贖一青氈體覺逍遙甚心
將好惡學囊空尋用盡倪破懶磨穿縱有彈冠侶難逢束帛幾我身多轉軻
國步况迤邐

關塞橫西極京華望北燕臣鄰欣濟濟王道自平平瑞靄翹雙闕恩暉徧八
埏雍容春富貴環抱水滌深阿閣巢棲鳳淮夷物貢蠙花催唐苑發柳解漢

宮殿圍接長楊館燭係寢廟煥茶生原騰騰竹引溜涓涓溢室森珠樹居楹
挺玉嶺碧分階上莢黃種嶺南榎條嫩藤披架棧芳草雜樾更宜馴鳥獸用
以奉犧牲賀世來神爵層欄圍巨誕麝熏香撲鼻龍臥氣噴誕鹿隨時伏
魚鱗帶水捷林深風嘯虎宴永夜乘翮麟炳三都賦鴻文五色編俱然供羽
獵非爲侈遊畋宮禁通長樂笙歌奏大卷只堪娛幅地那復計戎旂垣圍規
模廠臺階翊戴全王侯帶帝胄將相應星躔月照卿臨野風濤十佩孺材儲
公輔器職守有司瑄

共喜昇平遇榮邀福祿駢園遊亭處處茵坐草芊芊桃李春開宴陂塘日扣
舷蓬萊天上近簾幙雨中寒翠柳聽鶯語朱樓繫馬鷓山深秋折桂與緩晚
乘篚佳耦閒相賞其人美且髻香車穿院落畫架指秋蟾花惜江郎筆絃加

魯國經桃盤王母壽蘭閣女嬃嬋別有耆英會何妨笑語譁滿城紅不斷題
摩墨會研養得心神活思教俗慮蠲時當隆盛世詩寫短長篇

一旦妖氛熾三秋警報傳愚民非解事禦狄奮空拳鬼火明官廨兵車劫市
廛至今人破膽徒有士張旂鐵騎書馳急銅駝涕且盡九州誰鑄錯萬國敢
垂涎圍圉集成土宮廷舊作漩寔區紛擾擾敵氣亦嗔嗔人衛師偏滯從行
力恐孱橫空盤磴道隨地委花鈿西狩仍豐鎬東都景澗瀝歲荒權駐輦民
困復無饘邦湖周秦漢川臨渭汭汧天心終有屬帝駕卽言還逐電排神駿
傷春惱杜鵑王臣躬蹇蹇君子意乾乾世亂思賢佐星輝耀女媧功收前謝
傅壽邁古彭篋歡笑情如故瘡痍病已痊聯軍齊退卻佳會正陶甄運轉紅
羊劫軍停白馬驥朝趨環佩肅邊息鼓聲齧十戡空成夢羣公幸備員奈何

驚鷺侶未洗犬戎瘴壤錯鄰封逼臺高國債填華亭聞唳諫鶴院際寒蟬宿
將悲星散窮民聽月殿文章今日盡政治嚮時專舉世聘才俊其誰擴隘員
赤眉雖翦滅黔首尙拘攣變局紛如此歸期莫再愆

每逢秋瑟瑟愁對月娟娟故里松三徑荒園屋數椽半生成底事何處覓新
阡况有天倫樂寧爲世慮牽別離憂怛怛關聚喜轉轉藁杖催親老萱帷待
我裘烏私將反哺螻屬暫連蟻餘韻歌棠棣評詩得鏡銓堂深行列雁天遠
羽飛肅但願棲林壑何須奉豆籩由來貪仕宦終且遜漁佃得意仍防失中
心獨自帽田園拋萬里錦繡豔千純世已無疏廣吾將學史扁彈琴生靜性
味道索眞詮草臥拳毛馬盤烹縮項鱸家居身脫累親養手宜耕菽食數能
盡松枝老更挺轉柴門窄窄繞屋樹仔仔小引洞中路兼勞城下曠蘭垣辭

故舊茹水濯清澗節又重陽近腰差萬貫纏無求貧亦足自進敢云遺此後
常遊處控峒百尺巖

巨國柱曰史之爲書固當以事實爲主而文辭亦多可採是以虞廷交倣則
錄其明良喜起之歌秦國方輿則錄其小戎駟鐵之詩鄭莊悔過晉獻不明
則錄其大隧狐裘之什觀詩書所載左氏所紀其理切而真其文簡而要足
以鑑鏡將來成爲不刊之典矣余讀秋日遊節園排律而知鎮原慕先生之
以詩爲史也國家盛衰徵於一園後之明達其監之哉

是歲羅馬教皇派比國樞主教率司鐸等駐甘肅傳教

時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也始立學堂於涼州一

九零五年即光緒三十一年教皇命分甘肅教務爲二區甘南以秦州爲總堂甘北以涼州爲總堂一九二五年即中華民國十四年教皇改派德籍主教司鐸接管教務改甘南甘北爲秦州蘭州主教區簡法來書爲秦州主教漢登博爲蘭州主教

案以上所述爲甘肅天主教大略情形至福音教傳入中國其總會名西差
卽內地會又有宣道會協同會神召會及公誼公理美道美普信義信公約
老長老及禮浸信五旬來復自由挪威倫敦美以美教會都凡二百有餘甘
肅內地會總會蘭州協同會總會平涼宣道會總會臨洮神召會總會岷縣
蘭州河北有博德恩醫院一所蘭州涼州秦州西甯各有高初小學一處宣
教士多英美人中華民國十五年由華人改立蘭州中華基督教會實行自
養自傳之義云

己卯 五年春三月以蕭陞高署河州鎮總兵

陞高長沙湘潭人廣西亂起投軍王珍營
中卽世所稱老湘營者也後爲宗棠所

知從征閩浙諸省論功保副將旋丁父艱家居同治七年宗棠奉命西征招陞高抵陝甘
至卽奏統辦軍兼辦軍儲時回匪已陷巴燕戎格河州蔓延關內湘軍士卒苦戰久思
休息駁駁有暮氣陞高慨然誓師激以忠義士氣百倍諸將中如劉錦棠等亦因之感奮
遂分道出師卒以成大功宗棠班師以陞高功最入奏詔擢總兵加提督銜給勇號予三

代一馬封典賞穿黃馬掛賜餉料班指至是奉旨署河州鎮總兵履任甫
九月以母老引去然治軍有紀律河州士民德之於其行爲立石述其績

王國運曰王壯武

王珍之謚

與曾文正同里閉以書生募勇勦賊因意氣相齟齬

而異軍特起曾文正至詆爲剛愎之流然其軍能以少擊衆左文襄特奇之
壯武亦樂爲之用其後王軍出湖南轉戰湖北江西所在有功壯武之卒也
其部下如張運蘭王開化及陞高等先後皆爲左用左之平澗平回捻陞高
等力尤多然則將將之道如身使臂臂使指運用申屈之妙各視其人何必
狃於一己之好惡乎然使陞高不遇壯武壯武不見知於左則亦困頓於佔
畢行伍中而已又烏能以自見哉

夏五月階州等處地震

是年階州等州縣於五月初十日地震至二十二日始定其間
或隔日微震或連日稍震即止惟十二日階州文縣西和等處

大震有聲城堡崩宇官署民房率多傾壞傷斃多人七年七月十六日陝
甘總督楊昌濬片奏甘南各州縣地震十一年正月秦州等處地又震

庚辰 六年春三月黃鹿壩及西固黑番反

先是楊士司所轄瓜子溝番民古且巴名勺羊刃節素業巫師妻名羊子滿五年五月地

震時生一子偽稱活佛供奉寺宇勺羊刃節與喇嘛點紉僧哄動諸番朝拜歛錢於衆乃頭裹紅巾執刀跳舞作神語言活佛當有天下收集軍械脅約西固黑番四旗莊族至是先攻哈河壩武平等莊時前輩秦階龍錫慶駐營賑撫遂同游擊陳山益率兵掩襲殺賊橋番隊賊潰走追至珍莊落木山巴楞寺等處次日復講破黑松坪賊巢四月總督左宗棠遣道員劉璈總兵沈玉遂等各率所部進剿生擒逆首哈力古且巴點紉及偽番離等二十餘名訊明伏誅諸番悉平時洮州諸番爲古且巴所脅攻阿哈壩武平等莊旋亦就撫

夏九月甯夏蝗飛蔽天

朔方舊無蝗即間有亦不害稼是年四月初蝗自隴南至蘭州由蘭州西至甯夏總督左宗棠飭令府道率各州縣限期捕絕

甯夏廳同知喻光容沐浴齋戒禱於劉猛將軍廟率四堡民夫驅蝗於山谷中縱火焚之宗棠聞之大加獎勵

案春秋含孽曰蝗起於貪又曰蝗應苛罰西陽雜俎曰部吏侵漁百姓則虫食穀說文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抵冒取民則生蠹又曰吏乞貸則主生蠶與夫穀梁傳京房易傳鶴

林玉露虫志諸書所載大抵政治不良蝗即因之而生一隅之災應或在是乎

又案劉猛將軍爲驅蝗正神清雍正中敕各省建祠致祭咸豐七年敕封保康同治四年加封保康普佑禮部則例神名承恩元時官指揮能驅蝗元亡自沈於河世稱劉猛將軍

又居易錄南宋劉漫塘宰金壇人奉為蝗神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為災俗呼莽將與田例所載不同附識備考

慕詩祺曰晉懷帝永嘉四年夏五月秦州饑疫大蝗唐德宗貞元元年夏秦州蝗飛蔽天甘肅如此類者甚多雖然蟲之食穀豈特蝗而已哉余居蘭州四十餘年每見六七月間秋禾輒為蟲食盡其蟲紅首黑身問之村農曰此紫霜也余以書考之殆所謂好蚋乎好蚋之初生也天大雷電以風蟲盡死苗勃然有生機焉嗚呼民何幸而遇此雨之救護哉

辛巳 七年春二月甘肅抽收煙釐 各釐金局門首懸黃旗一面大書曰奉旨煙釐於是禁煙之令完全消矣

光緒七年大
禁煙勸
民之禁
軍之禁
罰之禁
天馬行
從漢

案光緒初甘肅有各省協餉以資浥注並非無米為炊况藩庫存現金二百餘萬兩何必出此下策貽禍西北民國四年前督軍張廣建禁種罌粟六年冬十月或建議曰前漢林文忠公左文襄公在甘督任內對於禁煙一事非不雷厲風行而不久弛禁者誠有見於大利之外溢也我公蒞任後廓清毒卉遐邇皆知新疆邊境之煙能禁其不入口乎以伊犁一隅地本年正二月間華商輸銀三千萬兩之多他處概可想見此項外溢較國債尤甚恐十年

作者幼年亦有
嗜好至光緒三
十三年秋然漸
趨於禁煙局
遂致故於煙
絲故對於煙
絲之害慨
然其言之

後西北鴉粟禁絕仍不可必而舉國空虛矣矧中國多事去歲滇黔普種近
則兩粵起而效尤既不能舉國一致何獨使甘人向隅乎廣建不聽自共和
告成協餉斷絕比之清末經濟殊感困難廣建並不以財政籍口可謂有殺
力矣

謝無名氏七律一首其詞云救國傷心剋肉醫豈無新穀豈無絲點金果有
游仙術無米能為巧婦炊塞上量沙學檀唱關中饋餉仗曹規芙蓉莫把東
風怨三月鶯花會有期

慕壽祺曰鴉片普種本為病國根茲然自清道光以來許多大人物無術挽
回至流毒徧及神州窮極今日當道不為禁之而又引而導之若曰非此無
以籌兵餉也目前最可痛而可欺者未有如吾隴上對此之政策耳嗚呼不

求善後之原用無數冗沓嗜利之輩而亟亟於是誤盡青年其後患不堪設

想矣

蘭州初設牛痘總局

護陝甘總督楊昌濬初設牛痘總局於省城隍廟外縣則設分局此局既設以後保全甘肅孩赤無數至十八年昌濬去陝甘總

督又為愛民不能延醫者設官醫局於城隍廟

意壽祺曰自泰西牛痘發明後中國仿而行之保全孩赤何其巧也蓋西人醫學設為特科選中學生之高手者習焉甘肅醫生乃強半以學帖括不成者為之方伎之執良無待問矣其最危險者小兒出天花及時疫白喉症庸醫往往束手無策楊昌濬此舉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歟

是歲中俄通商始設陽關收稅監督

先是同治初陝甘回亂新疆回教徒知內地用兵乘隙作亂俄國以維持邊境治安為名出兵

占領伊犁中國政府對此累經交涉未得要領其後曾紀澤出使俄國益以左宗棠平定新亂經許多之周拆後於光緒七年始訂結伊犁條約賠償九百萬魯布在伊犁塔城古城各地許其設置領館吐魯番哈密迪化喀什噶爾各地皆可設置領事在新疆全境及甘肅之蘭州俄人皆可貿易照海關例設收稅監督駐敦煌境內之陽關時軍務尚未肅清移收稅監督於嘉峪關又因通商伊始暫時免其納稅俄貨入口驗票放行而已九年締結喀什境界條約中國喪失濟桑泊以東庫克沙里嶺內諸地五六萬方里從此以後

中俄改定條約以新領地商埠俄國通商充斥於蘭州矣

新疆雖名義上為中國領土而事實上一切則皆歸俄國把持

壬午 八年夏四月青海辦事大臣文帥令番民服開襟袴

以西番男婦多無袴隨地撤汚味不雅觀故有是令

案袴之制古皆無繡自漢昭帝册霍光上官桀女為后始令宮人服袴皆有繡且多其帶名曰窮袴樂府云愛惜施窮袴防閑託守宮本此蓋古衣有裳故服開襟袴合之西番制

沿上古並開襟袴而亦不服

秋八月新置新疆省特任劉錦棠為巡撫

新疆孤立塞外遠在西陲西隣阿富汗北接外蒙古南界西藏西南與英領印度毗

連西北與蘇聯中央亞細亞接壤以地勢論國防上與外交關係皆甚重要乾隆時開闢其地以距腹地遠仍屬甘肅領土官吏之任免軍隊之調遣惟陝甘總督之命是聽烏魯木齊設提督副都統以鎮之至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奏稱重新疆者即所以重蒙古保蒙古乃以衛京師也對西北若能臂指相聯形勢完整敵人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守則蒙古之安泰難期尤以陝甘山西等省之邊防如不鞏固冀北關山恐難有安息之日矣遂將新疆改設行省命劉錦棠為第一任巡撫改烏魯木齊為迪化即今之新疆省城也每

年內地協餉四百餘萬兩以資發展從此任免官吏調遣軍隊甘肅不復過問惟各廳州縣考試歸甘肅學政出題

癸未 九年春二月詔免甘肅民欠錢糧

奉旨上諭前因甘肅地方自遭兵燹民多流亡曾將同治十二年以前民欠錢糧概予豁免因念該省

西陲名義上為中國領土而事實上一切則皆歸俄國把持

田地荒蕪已久甫經開墾之用收成減少近年復疊被災數閭閻困苦民氣尙難復元若將積欠錢糧概行徵收民力實有未逮所有甘肅省光緒七年以前民欠地丁正耗錢糧草束向隨地丁額徵地丁課程等項雜賦加恩著全行豁免以紓民困該督即將所屬民欠實數分年分縣詳細刊刻騰黃運行曉諭務使實惠均沾毋任吏胥舞弊用副軫念民艱至意該部知道

是歲總督譚鍾麟上奏定甘肅驛站軍塘疏

其辭曰查甘肅驛站軍塘原額續增合計關內外共殺馬六千三百五十餘匹

夫三千六百餘名又所牛五百餘隻有牛夫拉軍馬一百五十四匹有馬夫每歲需工料站價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糧料草束在外軍興以來塘驛廢弛前督臣左宗棠飭各屬陸續安設夫馬及三分之一各州縣咸謂不敷供差時請增添而所需工料銀兩有由軍需項下發者有由善後局釐局領者有留支者有從司庫領者大約所領現銀有限而未領之項各屬仍照舊額作為墊支列入交代以抵解款紛紜轉輸不但款目混淆抑且苦樂不均臣去年飭令各屬均由藩庫請領以歸畫一並飭兩司體察現時情形酌留夫馬祇期驛遞不至貽誤餉項不至虛糜據藩臬兩司詳稱目前庫款空竭固難遽復舊制且軍務既平驛遞較減無須照額多設夫馬現在酌量地方驛路遠近差務繁簡合計東西大道甯夏西甯兩府酌留驛馬二千六百八十五匹夫一千三百四十二名此外如安西玉門軍塘暨鞏秦階慶陽所屬偏僻驛站並新設之甯靈平遠硝河城打拉池等處所設夫馬無多姑仍其舊所有東西兩路所夫所牛拉車夫馬久已無存徒資糜費竟可從刪除哈密巴里坤各路軍塘仍由軍需項下支發外統計關內驛站及安西玉門軍塘夫馬站

價議需銀十萬六千餘兩糧料二百四十餘石草一萬九千餘束此後各屬向由地丁項下留支者照規定之數留支有餘則解司庫向由司庫領者照現在酌留之數核發如此酌中定議事體畫一不致偏枯等情詳請奏咨立案前來臣查該司等所議酌留夫馬之數較原額固屬減半照各驛現存馬數尙有加增於遞驛決無貽誤而每歲節省銀十餘萬兩於庫款不無裨益請自光緒九年正月起照現定之數支發以便司庫造報他日庫藏充裕不難復照舊額或當有事之秋必須添設夫馬仍可隨時酌量請增此舉係爲目前庫款支絀核實撙節起見並非變更舊章似屬可行

除將酌留夫馬細數另開清摺咨部外謹繕摺具陳
奏壽祺曰民國元年九月臨時省議會提議以郵政便利所有甘肅各州縣驛站於十二月月底一律裁撤官廳意存觀望或以明裁驛卒幸自成亂天下之言來相恐嚇而省議會毅然決然強令執行二年度豫算表裁去驛站經常費十二萬兩是亦節流之一法也三年豫匪擾隴南十七年土匪竄河西傳遞軍報仍非驛馬不可蓋郵政有能到之處卽有不能到之處矣

乙酉 十一年春二月布政使譚繼洵頒發桑秧桑子於甘肅各廳州縣

繼洵湖南瀏陽人光緒

緒三年任鞏秦階道以秦州地曠宜蠶設局募桑帛者導以法漸收成效隴南種桑者日益多十年升任甘肅市政使訪聞平慶涇等處昔周先王教稼於此蠶桑之利見於國風欲復舊日規模在秦州購桑秧桑子頒發各州縣勸民廣種及去乃請廢論者惜之

夏五月總督譚鍾麟奏革甘肅通省里局

里局者仿照陝西里民局為支應官車而設初兵差應需車輛由里下供支各縣差

役舉報大催小催需索萬狀嘉慶二十一年舉蘭縣知縣沈仁澍酌定竟程按各里銀糧多寡分攤諭令各小催輸支事竣小催照依縣諭向各花戶公攤不準糧役濫報大催小催以免擾累道光六年署總督昇山復出示中禁民得無擾咸豐以來軍旅繁興糧役舉報頭人差役混拉民車擾累復甚同治初舉蘭縣紳士張復元等呈請設立車馬局車按糧攤費按畝出東西路各州縣均照此辦理歷年既久百弊叢生光緒十二年總督左宗棠以關內已報肅清所有軍興以來弊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錫迺裁革按畝攤銀之累閭閻積困為之頓紓而各縣之里局如故也自同治兵燹後戶口凋殘差務絡繹以大軍之出征關外也緣路州縣強拉民車所需之費仍按畝均攤蓋由經管局紳假公濟私格外科派不肖書差以少多從中侵蝕流弊百出小民不勝其擾總督譚鍾麟以從前設立里局供應一切差徭車費按糧攤派民力苦不可支與司道等再四籌商於涇州蘭州靖州分設官車局三處由公家籌出經費雇覓民車隨時撥用計里給值凡轉運協餉軍裝及各路大臣主考學政往來甯夏涼莊滿營運餉出差委員遞解軍流等犯皆用官車各定限制綠營領餉亦劃歸自雇車輛不準多支所有各屬里局一體裁撤不得再派民間一錢當經奏明立案至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奏旨著照所請督署一面出示曉諭人民並通飭各縣將此次諭旨立碑勒石永遠遵行嗣後各該州縣如敢假公事為名派累閭閻準紳耆赴省控告係確實即從嚴參辦

丙
十一年春二月甯夏府知府黃自元令平羅縣搜錄俞德淵著作
德淵字陶泉平羅人也舉

齊會陶泉事請
已彈斷含意
盡使夫讀者
而見骨瘦一
地於旬中反三
解於外時之
不亦大哉

嘉慶二十二年進士以庶吉士改江蘇荆溪知縣蒞政有聲總督林則徐巡撫賀長齡咸
器之移長洲甚得民心遷徐州府同知擢常州知府調江甯歷江南鹽巡道兩淮鹽運使
減雜項緩科則平引價清釐積弊不遺餘力是時則徐以名臣為天下重於時彥少所擢
許獨稱德淵曰體用兼賅表裏如一其相重如此已而陶潛入覲薦德淵可大用未移官
而德淵卒荆溪長洲江甯皆請入祀名宦祠嘗有默齋存稿默齋公續行世黃自元守甯
夏以德淵學希聖賢才堪督撫壽陽相國祁雋藻署陝甘總督林文忠亦稱贊之其在兩
淮鹽運使任內奏疏文牘尤為僅見之作因
令平羅縣知縣即其家搜錄遺藁將以付梓

葛壽祺曰國紀五年夏余由五原回甯夏道經平羅於及門李生秉彝案頭

得讀默齋公續經濟文章兼而有之宜路閩生太史之傾倒尤至也 眉批旁批幾滿

板存關中書院 及五泉太昊宮落成兩壁書甘肅人物小傳都三十九人而俞陶泉

獨見遺會甯秦少觀代為不平洵公論哉然李元度先正事略陶泉列循吏

傳名已滿天下矣

冬十月西烈王趙神仙寇甯靈廳教授慕曠與同知郭昌猷撲滅之 趙神仙者哥匪也隱其名

往來於聿州金堡之間為人療病疾一經鍼砭輒霍然愈愚民奉若神仙思有以副其名
 故示幻術鄉愚益神之甯夏為會匪糊日之區每值冬寒即羣然思動趙神仙圖謀不軌
 結連哥會中首領私購軍械張貼偽示自稱西烈王開國大將軍百里外之大蠡山為巢
 穴游手無賴多人其中久之城中藏有黨羽時時散布謠言示某日攻城分兩路進兵鶴
 唳風聲滿城驚恐紳士岳廷獻商董楊發等舉教授募障辦理城防障同治時帶團陣亡
 慕性生子也初障以舉家殉難思有以雪其恥乃從提督雷正綰於長武後從征金積堡
 備嘗艱險卒報肅清光緒十年司鐸甯靈甯靈即金積堡舊屬靈州左宗棠以地關險
 要且為久叛區從靈州劃出奏設廳治障蒞任後於甯靈道路山川研究素深參以昔年
 從軍經驗軍事學頗有得於心至是辦理城防率紳商日夜登城時城中兵少力單障復
 商之靈武營參將溫宗秀令陳營中所有兵士從東郭門出西郭門入變易衣服回轉數
 周叛黨不知其數入夜則刁斗之聲時聞於外謀盜兵潘池者知城中防備嚴嚴有以
 其謀而奪其氣不敢攻我崇墉然猶藏匿民間以重賄申買陸軍使為內應障聞之日事
 急矣獻策於郭昌猷請效黃防縛李惜故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王朝擒賊夕散矣昌猷
 以款無可籌難之障貸諸自立正商號募與趙神仙交最密者伺其間以劫之未幾一月
 趙神仙之首懸於棗街矣餘賊紛紛如鳥獸散事平口
 不言功有人稱頌障曰吾保妻子耳何嘗學軍旅之事
 案靈州舊志大蠡山在韋州堡西二十五里層巒疊嶂蒼翠如染初無名明慶府史劉昉
 以其峯如蠡故名小蠡山在大蠡山之南其脈相聯舊志在韋州西二十里亦曰螺山套
 虜人寇常
 駐牧於此

案甯靈廳俗稱二府故置教授漢文翁爲蜀郡教授此後不多見宋真宗謂張耆等曰知汝等好學吾當親爲教授仁宗慶歷中始以教授名官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猶未隸乎朝廷也其命於朝廷自神宗熙甯中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此其最著者也元因宋制復設學正訓導各職明清兩朝惟府始設教授

巨先生國柱曰今世士大夫其撫民也率日夜思剝賤之法其有教士之責者亦日夜思有以利乎己其黠笨者率上於掩善而敢爲強梁而其最馴謹者亦不過與士與民相習相安於無事而已矣求所謂克盡厥職而又隨衆拒賊使地方危而復安者吾於甯靈教授慕齋堂先生見之矣

丁亥 十二年蘭州重設織紡局 先是光緒四年總督左宗棠設織紡局於縣學署教民間婦女紡線織布歲餘即撤至是布政使譚繼洵又設局於

藩署關帝廟購絲於隴南雇匠於浙江教民學織綢絹兼種棉織布

案棉有二種似木者名古貝似草者名古終今俗乎棉花乃草棉也性喜暖而惡下濕宜於清明以後穀雨以前於夾沙之土種之最爲得當土地亦可種植得法則絨美而子佳盛者每畝約可得子花二百餘觔四觔子花約得淨花一觔是一畝出產有五六十觔之譜棉之子亦可榨油油之渣亦可糞田即用飼牛馬最易肥壯甘肅地處邊徼天氣寒冷本不比東南各省然測其氣候調查各屬實業東之涇州西之敦煌高臺南之階文向皆產棉全甘十厚地廣除洮岷西甯等處極冷不堪種棉外其餘如安肅甘涼鞏秦以及

甯夏平慶等屬可以種棉之處不可勝計惜乎風氣未開民多故步自封即或偶行試種亦不得法且籽種陳穢每變多不適用一不收效輒諉諸天時之不合地土之不宜而不
知實由人事之未盡現器粟禁種多購棉子設法推廣
極力提倡兼講求紡紗織布之治農業當日見發達

秋九月循化撒拉回爭教總督譚鍾麟消滅之

不用一兵而弭亂無形外人莫明真相

慕壽祺曰撒拉散處於循化猖獗於乾隆初藉口於爭教繼乘隙以與戎當
茲太平已久猶復新舊交關督師發布命令駕馭英雄不倉皇以從事遂頃
刻以成功昔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羅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庾公如譚鍾麟
者可謂決勝千里之外運籌帷幄之中

己丑

十五年夏五月循化寺番互攻總督楊昌濬遣兵鎮撫之

初循化拉布楞寺僧嘉木樣為卡家寺僧

江洛捏力哇所唆誘黑錯所屬珍珠灘及沙溝屬之且剛紅布等番歸拉布楞寺遂致啓
釁至是嘉木樣與呼圖克圖糾集買吉等族馬隊四千餘騎進攻黑錯寺屬地六月焚掠
黃卡勒治合各莊黑錯四溝番民集眾禦之互相殺傷而隆務昂瓊以黑錯沙溝等番舊
為隆務寺所屬遂令所轄之十二族及上下大力藏隆哇等處各調番兵援黑錯寺總督

評語用一東
人作有心
敵斗由定多

楊昌濬聞警檄河州總兵沈玉遂派馬步軍赴橋溝汎一帶相機彈壓時買吾紅布等與黑錯番戰於卡家扎喜寺勒降七十餘莊欲并吞之兩番肆行殺掠及玉遂抵王家灘遣弁持令諭之各番紛紛解散聽官查辦仍照乾隆五十四年定章蒙古喇嘛不得圖佔內地糧番案結之

己丑 十六年春二月初設電報局於蘭州

自泰西通商以來中外交涉情事必須急速上聞驛遞所不能遽達者專賴電音以濟之

北洋大臣李鴻章奏明甘肅宜設電報總局派員來甘籌備總督楊昌濬指定督署東箭道正在建築間愚民無知惑於謠言謂湖南初裁電柱時人民將電柱毀棄則是電報局之設大不利于民衆口紛叟形成市虎舉蘭止紳張國常出而駁論人民謂關尹子淮南子諸書言電氣者甚詳况電報局之設京師天津及直省皆有甘肅豈能獨異今日之事係奉諭旨事在必行况該局所用之電用機器摩擦而成並非吸收天上之電我父老切勿離會自干法紀人民遂渙然冰釋

案禮記云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百物露生此電氣之祖也關尹子

言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以生可以爲之淮南子言黃埃青會赤丹白磨元

砥歷歲生頌其泉之埃上爲雲陰陽相溥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

通而合於海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及夫頓牟

振芥磁石引鐵之說頓牟即琥珀泰西人初講電氣謂之琥珀氣又謂地球乃一大磁石有自然電氣中國之言電氣者

詳矣

西人謂電者天空之電氣電氣之為用至廣收而用之可以代燈火製器物通語言人或觸之則其禍亦最烈凡人之死於雷者非雷擊人人自觸電氣耳由此言之其中並無神為之主豈能行其誅殛之法哉然天地之大無奇不有窮凶極惡者流法律無可如何霹靂一聲化為灰燼此其裨益於普通社會者良非淺鮮

慕壽祺曰此有線電報也極普通極尋常西北人民何少所見而多所怪也夫地球疆土有日開無日閉電氣作用有日進無日退民國初張廣建督甘設電燈局於院門之東矣十四年春陸洪濤訂購無線電機設電專於督署後之拂雲樓矣至十七年河州亂國民軍在蘭州附近安設電網司空見慣人民亦自知今是而昨非矣

秋月省政府令隴東各州縣保存古墓

時有終州客在慶陽甯州等處收買骨董以古代陶器銅器為最貴周以前製造者價倍

之於是奸詐之徒在公劉莊不窵墳附近私掘前代古墓發見石棺一具雕刻甚精售與晉商有買墳地瓦合同甚古晉商亦不識村農以其不值一錢委諸瓦礫堆矣安化縣知縣陳昌聞於上遂令地方官妥為保護

案公劉莊在今甯縣北三十里有腴田數畝號天子掌人莫敢墾

相傳公劉教稼時居

於此又慶陽縣東有不陶冢后稷子不窋葬此碑刻剝落殿宇基址尙存李夢

陽詩慶陽亦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窋墳

案明萬歷元年浙江農人在倪光簡冢地得瓦劄

釋名釋書契劄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也

一具

文曰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丘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

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任太康

西晉武帝年號

五年九月廿九

日對共破剗民有私約如律令又峽山摩崖石刻文曰昆第六人共買山地

建甯

東漢靈帝年號

元年遷此冢地直三萬錢又太倉錢氏所藏拓本內有一種文

曰兄弟九人從山公買山一丘於五風里葬父馬衛將直錢六十萬即日交

畢建甯元年正月合剗大吉左有私約者當律令上方橫篆書富貴長三字

右側畫一老人冠服側立象其文字在隸草之間蓋漢人民間通用字體當

時風俗亦可知矣

冬十月回民馬進西

馬化龍之孫

遇赦回甯靈廳

先是同治十年正月馬化龍受刑後其如夫人江氏漢女也聞而大哭曰覆巢

之下安有完卵我輩死復何所逃惟太爺忠厚一生天必不忍絕其後暗送進西於廣武托其母家兄弟挈以逃官軍稽查甚嚴遇漢人輒放行行抵包頭遇化龍老友館請其家進西遂改姓名偽為漢族如是者十有九年適逢太后六十萬壽恩詔內有叛逆子孫一概赦免語進西殆回金積堡上鴻樂府境回族隨護者動輒數百人漢紳侯觀宸等恐其死灰復然鈔左宗棠同治十年請禁絕回民所教奏疏到處張貼並發傳單謂化龍以新教倡亂今其子孫來板橋繼傳新教彼族稱其所居為道堂儼然以道統自任不能不豫為之防以遏亂源而符舊案甯靈廳同知易紫棠擬請軍隊彈壓教授慕璋聞而歎曰如此則漢回之仇不可解非地方福儘可置諸不儀不論之列我以寬厚待人彼亦稍稍欽

迹矣時清水馬元章為新教祭酒彼族以善人稱聞進西賜環喜曰太爺有後矣各傳其教兩不相妨

案乾隆初回民馬明心創立回民新教官廳辦理不善致有十六年蘇四十三之亂四十九年田五繼之大軍先後致討罪人斯得其根株未能淨絕宗教戰爭每流血一次信仰者益多嘉慶間有穆生花者與靈州馬化龍之父馬二復以新教私相傳授穆在固原平涼一帶馬二在甯夏靈州一帶均稱總大阿訇至化龍而其餘更張復以資豪於鄉經商於北京齊化門天津紫竹林及吉林之寬城子山西之包頭鎮靈湖北漢口等處商業所在皆有信徒在彼宣傳互相紹介其傳教之人曰海里飛如漢人之稱經師化龍所居之

原指首一段作
者謂而未錄也
以其有過火語
耶

地曰金積堡距靈州六十餘里為官力之所不及其教下效陸豐里有強老教投入新教
之事老教不服聚眾械鬪自勝負時咸豐末年事也同治初化龍里兵方推諸宗

有甯夏回族
咸與維新

附錄同治十年左宗棠請禁絕回教新教疏竊回教大旨其原本為於天主耶穌而
以佛氏之說稱華人為教自稱小教非知奇長說異之流專以旬結中場為也
是以雜處中國千數百年婚姻未通俗尚各別傳習不同而未嘗敢動他志歷代任其
泳於區宇之內讒禁無聞我朝錄其人才准其仕進回教由文武科中得官權至督撫提
鎮者亦不乏人固未嘗以其遊於中國而外之也乾隆年間兩江督撫臣奏回教不宜留
於中國高宗純皇帝特加訓飭聖謨洋洋足為百世法矣乾隆四十六年逆回馬明心蘇
西十三由西域歸計稱得大力不傳之秘創立新教煽惑愚回謀為不軌四十九年田五
繼之大軍先後致討罪人斯得然其根株不能淨絕也嘉慶年間有穆阿訇者與回酋馬
化龍之父馬二復以新教私相傳授至馬化龍而其欲漸張復託名經商到處煽惑回民
行其邪教近據各賊供京師齊化門直隸天津及黑龍江吉林之寬城子山西之包頭靈
湖北漢口等處均有新教徒黨在彼傳教其傳教之人曰海里飛如內地之稱經師曰滿
拉如內地之稱蒙師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馬化龍則自稱總大阿訇也其教規大略與
回回老教亦同惟老教誦經則合掌向上新教則兩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誦經新教
則夥誦腳纏頭搖而肩聳老教送葬不脫鞋新教脫鞋送葬凡茲細節異同固無關彼教
輕重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斷絕者為其自託神靈妄言禍福行爲詭僻足以誘惑愚回俾
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顯戮而不悔一如白蓮清香無為圓頓諸邪教之足

文襄對於... 素抱寬厚... 此舉則所見太... 屬天下有滅亡... 之宗而無度... 於英而娶... 之教終不能滅

以釀亂階而禍天下也自於金積各犯解訊時細心推鞠有供稱馬化龍能知未來事者如遠客來訪必預知同伴多寡之數從前官軍攻勦甯靈馬化龍父子兄弟悉聚坑垣預言官軍將退回民無事之類有供稱馬化龍時露靈異療病山愈求嗣山得之類有供稱馬化龍於投入新教之人向其自陳過犯罰撻皮鞭代為懺悔即可免罪之類回姓多疑善詐異於常人然一經新教蛊惑即如醉如癡牢不可破方金積長洲久合時陝甘各回饑困殊常至殺人以食而馬化龍父子兄弟縱有餘粟無敢竊議之者迨同防危迫至極猶且互相寬慰謂總大阿訇必有保全之法馬化龍詣營求撫意在... 身... 答... 見... 如... 諸回日踵營看視者日凡數輩見馬化龍輒變聲齊呼之起不敢起如非迷惑隨而諸回之深豈至此茲幸誅夷遷徙異患可虞永除惟新教傳染已廣回民聚集之處率有傳習新教之人不及時嚴加禁絕仍慮歷時稍久故智復萌不逞之徒時思煽動又將重煩兵力也除已渡海里飛阿訇諸逆機四穆五馬等謀牛占元牛占寬等與經明懲處未獲之金師傅馬纂二犯咨行各省一律捕治外一面出示曉諭所屬各府廳州縣回民嚴禁傳習新教其從前誘惑新教之人概准自首悔教免其治罪庶幾漸趨覺路永拔淫津新教絕而回民安關隴可保百年無事也至各省傳習新教為時尚淺良回僉解新教傳染雖廣各省回民亦頗知為彼教異端多有不肯遽信者如黑龍江回民約二千餘而傳習新教者僅祇百餘即其明驗若乘此時嚴加諭禁無難預杜亂萌合無仰懇聖慈飭下各將軍督撫大臣嚴禁回回新教出示轄境各回寺嗣後遇有新教阿訇海里飛等到境煽誘愚回即由各回寺首董縛送所在官司訊明懲處其從前被誘誤入新教之人仍准自首免罪則愚回有所懼良回有所慕不但地方可臻安謐即回民亦長荷高厚保全之恩於無既矣臣每繹延旨分良匪不分漢回敬仰我皇上仁育義正之德上符高

各分局局長
皆蘭州電報學
堂所造而成者
也

宗實據千古治戎機要謹
就愚陋之奏見據實陳奏

庚寅 十七年春正月蘭州電報學堂招生

電報局局長談震臨及報生四員工程師江
子年皆北洋大臣所委派電政方面組織就

緒李鴻章指定平涼秦州涼州肅州甯夏府西甯府均設分局歸蘭州總局監督震臨請
就地取材附設電報學堂學生畢業後在總局實習期滿分往各分局辦公鴻章准如所
請至是招學請青
年子弟入堂學習

秋九月省政府令各廳州縣舉報節孝

節婦之什錄於聖人懷清之臺築於天子甘
肅烈婦如皇甫親妻馬氏孝女如表是縣之

寵娥親古稱所傳不可勝數近數十年以來嬌居守節有子而不能存活貧困艱辛志終
不易或遭回治回亂顛沛流離凍餒而死典例應建坊以旌而採訪使未及調查遂爾湮
沒無由上聞著布政使裕祥通令
各廳州縣認真調查以便表章

慕壽祺曰昔肅新舊道志所載被旌之節婦完天葆真瑩然無玷大為人倫之勸觀其始
志克伸凜冰霜而倍潔貞心永矢與金石以同堅勤勞克相於夫家模楷足風乎世教節
操一生嘉名千古表其松筠之苦洵為中樞之光曾亦思飲水明
心毀容示志回極人生之難堪者乎聞其風者肅然敬惕然傷已

壬辰 十八年春二月總督楊昌濬出巡

甘肅緣邊各地與蒙藏鄰提鎮管轄區域每交冬
令飭駐防軍隊出口巡查是為巡邊每屆三年總

督親往提鎮駐所閱兵是為出巡楊昌濬於光緒十四年自
閩浙總督調補陝甘十五年蒞任至是出省巡閱遵舊例也

案明太祖統一後每高秋嚴冬令命諸王師兵巡邊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

之肅清沙漠歲以為常 聖君初 政記 英宗時翰林院編修徐瑄 後改名 有貞 奏請每年

九月盡散坐營將官巡邊合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

全一出山海抵遼京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邊寇出沒即相機剿

殺

又案咸豐九年總督樂斌奏甯夏口外匪徒乘間肆擾四月乙丑日奉上諭著甯夏鎮總
兵於每年三月內統帶弁馬出口在磴口上下游一帶與阿拉善親王所派蒙古兵會哨

一次該督仍飭各州縣營汛於所
管卡隘派撥兵役當川盤詰稽查

三月涇州不雨民聚拔毀電柱 涇州連年不雨饑民相聚而言曰有雷然後有雨自電
柱設上繫白瓷瓶電報局用以收雷聲者也此禍不除

我輩無生路矣遂羣起而拔之總督楊昌濬將盡殺之以洩其憤學政蔡金臺
為民請命僅殺鄉約曹姓涇州直隸州知州賈勛著擄去翎頂降一級留任

光緒二十年後
北洋大能李合
軍以電信為
行軍要需設
於天津軍械
編習無線電
原則及用法
電則初設後
而猶生事矣
所怪也見而
所怪也見而

或謂電可拔乎
余謂之曰雷項
羽拔下之氣曰
力拔山兮氣蓋
可拔山可拔電亦

時出焉
正告者
或謂電可拔乎
余謂之曰雷項
羽拔下之氣曰
力拔山兮氣蓋
可拔山可拔電亦

案光緒壬辰三月拔毀電柱始自涇州風聲所傳甘涼肅等州民衆亦將響應其見於記
載者總督楊昌濬隨東閱壁詩有聯云愚民拔電干王法大將威風掌太阿涼州古浪縣
知縣黃國琦紀事詩有聯云電影驚心防夜黑風聲轉眼到
山丹皆紀實也凡人可與樂成難與鬪始觀於此事而益信
案明崇禎末中外官降級甚多仍陞遷如故帶降級字巡撫山東監察御史陳某降九級
書奏云巡撫山東監察御史降三級又降二級又降二級臣某松江知府方岳貢歷十四
年歷降三十餘級夫御史七品降九級郡守四品降三十餘級幾無容地而猶衣
豸橫金也六朝時降罪白衣領職豈謂是乎清制懲戒官吏降級處分多至三級

曩國常曰旱潦乃天道之常旱則歸咎電柱潦則咎將奚歸况甘境土厚山
高常苦亢旱諸志所載不一而足彼時何曾設有電柱而慶陽等處電綫未
安何以反赤地千里可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非電柱所能爲厲也書此以
爲是邦之蚩蚩者告

秋七月高臺瓦塌堡農民王陵聚衆誦經甘州提督周達武遣兵勦之
動於耕牧土腴氣正麥稻兼宜固無不軌之徒也陵自以居士稱在鄉創設龍華會以不
茹葷修來世爲宗旨時以符咒爲人治疾頗著驗鄉人益神之由是附加者多齋舍幾不
俗實撲

能容一二狂妄之徒冀幸富貴謂陵能造紙人紙馬俟有時機奉以為主舉兵戕官吏及巨室然後進取甘肅不得志則由毛目竄入沙漠時知縣陳昌微有所聞派書差前往開導令自解散僻壤窮鄉無旨酒羔羊以調衆口昌信一面之詞過於小心恐為他日害密呈達武請酌派標兵二三十名或俟九十月間借防邊名目來高臺彈壓達武自同治初由蜀度隴出鎮邊徼垂三十年近復結交權貴專方面步張曜由武改文後塵聞高臺聚衆事遂認為進身之階令參將二員率標兵數百人浩浩蕩蕩鼓行而四甘州至高臺一百二十里兵行三日始達知縣陳昌晤談參將突然問曰王陵兵馬幾何答曰聚衆誦經則有之圖謀不軌此事莫須有參將笑而不言次日大兵開至瓦壩農民以為官軍過境婦女倚門而望兒童騎竹馬以迎辭懸一聲殺聲頓起凱旋王陵首級懸示通衢並加許多頭銜蓋為請獎計也周達武電達知總督楊昌濬又鋪張之奏聞達武賞加兵部尚書銜時秦安巨賊往司鐸甘州聞而歎曰不圖成祿慘殺之案復見於今日適御史安維峻以旅京同鄉對於王陵一案殊為不平函詢國桂究竟真相如何國桂和盤托出維峻即據實彈劾奉旨保案撤消聽候查辦達武旋以驚悸死王陵首級始行掩埋

案同治十年總督左宗棠劾烏魯木齊提督成祿駐軍高臺誣民為逆圍勦村莊奉旨交穆圖善查辦御史吳可讓復據實糾參云高臺某村良民以成祿捐款逼迫公懇緩免並聲言大兵出關時再行應付軍行裹帶成祿惡聞出關二字適觸其怒遂誣閣村士民為謀逆突發兵圍該村不分老幼男婦誅殺二百餘人反報大獲勝仗並將辦捐之紳耆胥指為首逆在該村寄居授徒之生童一概擄斬勦洗淨盡以軍食壺漿之衆羅刀劍鋒鏑之穴矣高臺縣沿革見第十八卷同治五年十一月西甯賊掠高臺各堡寨矣

癸十九年春二月徙建河西講舍落成

河西講舍在甘州府城內前甘肅學政陸廷
賦所創建已故甘肅提督周達武相與贊成

合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暨西甯五郡士子同肄業於其中也兵戎之後財力微薄粗具規模歲課其中者應得膏火月才二金後又半焉而更分其半以與副課之人其請置都講束脩之奉尤寡少不足以致遠方之通德鴻儒以故士無所於成亦僅甘州諸生能肄業關外數縣湟中一郡鮮有來者光緒十八年春學政蔡金臺蒞歲試於甘見所謂河西講舍者居甘泉書院後前阻泉池左逼城垣右田沮茹湫隘傾敗不足以安絃誦遂與周達武籌所以徙建而廓廣之達武復極爲贊成竭力之所能至金臺言於總督楊昌濬昌濬以事關西北文化具奏部可籌撥帑金交由周達武一手經理酒相士謀材更而新之並增高獎及延師資至是告厥成功矣

案河西講學之士多宗皋蘭段容思先生堅堅嘗言主敬以致知格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此光緒十年學政陸廷賦慨經古之學廢奏請於甘州分建精舍以講明之明年乙酉秋九月工竣甘涼道饒應祺頌其講堂曰致敬冬郵縣陸廷賦題聯語於講堂其上聯云合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人才共茲術業朔方北地或限河梁一千里近若湟中看多士負笈攜簞而至下聯云本詩書禮樂易象春秋六經義理發爲文章諸子百家並資根抵十萬言奏於闕下卜異時登鴻詞博學之科

又案甘州府志甘州舊有書院名曰天山地狹隘欲恢而擴之因緝於款未之建乾隆時遼海王暨望來守是邦以舊書院之規模固儉小且天山二字所包者廣非甘州所能獨有乃移建書院易其名曰甘泉以郡城之東南隅甘泉出焉故名復捐廉數千金內設振興倉歲得其餘糧爲甘州一府士子作膏火亦猶蘭州之五泉書院西甯之湟中書院也

慕壽祺曰河西自古為雄邊而漢唐以還人才闕寂消沈以至於今日者蓋已千餘年矣
 崑山川雄傑靈淑之氣積而未發歟母亦後之來蒞邊疆者大率鄙夷為戎索而不屑於
 培植栽種之耶則何其敢於忍人之甚也今舉漢武帝所開四郡及趙充國屯田之處士
 之豪傑有抱負者悉肄業於講舍中將俾遠夷迭聽亦皆知所向慕而歸於文明之化則
 新舊兩學政之宏謀遠慮
 始開發西北之先聲乎

冬十一月學政蔡金臺奏請變通甘肅各學校及裁汰冗員不報

金臺江西德化縣人以名

翰林校士隴右性好古而通達時務留意邊防蒞任甫匝旬即重開采蘭精舍選高材生
 肄業其中講求救時有用之學考慶陽則訪求周鼎考平涼則探問涇源考甯夏則摹西
 夏文考西甯則成青海賦考肅州則覓漢陽關碑與敦煌千佛洞石室書庫所藏各祕本
 調邊地考列前茅才堪造者送省城采蘭精舍而皆予以津貼又見歐人遊歷青海者絡
 繹於途俄人經商肅州者語言難解奏請蘭山求古兩書院仿照陝西味經書院辦法加
 算學功課一門省城籌設礦務養成所以使購機開採而免他國垂涎河西宜設廣方言
 館聘俄人通漢語者為教習二年卒業加以實習遇有交涉不至為人所愚等語又奏言
 甘肅八府六直隸標兵練軍三滿營賦稅所入不足以供歲歲仰給協餉而協餉終有斷
 絕之時不如裁汰冗員以節浮費略謂州郡過多自隋初已有上表請裁者今天下之弊
 非第郡縣可裁也一省之事督撫領之藩臬皆贅疣矣數郡之事巡道監之知府直刺皆
 駢拇矣下至知縣上自督撫有用之職不過數員其餘皆虛糜太倉剝民脂膏者也假令
 存要去留以專責成驅游食之衆皆盡力於農工商賈國用何至日窮民命何至日促哉

武職之可減者亦宜準此至於教官請乾隆間上諭本所以處無用之學究者而復往往一缺兩人擇又何耶
慕壽祺曰蔡先生嘗言五十年後蘭州變為要津官早培植人材澄清吏治非所謂識時移之後傑耶惜乎言之不見用上後數年陶勳肅公督甘謂科第愈多人心愈壞擬奏請甘閣照舊合陝改蘭山書院為通洋館以算學洋文礦務為主要科大致與蔡先生同又謂理財宜靜不宜擾治世宜靜察其病根所由來使久於其任必有本不擾靜察之旨以為邊人福者乃物議大滋一事未見諸實行為治之難有如此者

夏五月布政使沈晉祥擬職

晉祥於光緒十七年繼張岳年為布政使至是因受賄賈缺威逼人命為言官所劾奉旨著即革職甘肅後補知縣

有石懋官者輪委到班適出缺一安定縣一合水縣合水缺素瘠且距省遠不如安定之近在咫尺也乃設法運動以珊瑚朝珠一串倩人送晉祥為避合水起見及揭曉依然

喝水懋官甚苦吞煙死甘肅最苦縣缺有四若合水若兩當若崇信若漳縣而合水尤苦謠語云合水真喝水兩當不可當莫言崇信苦還有鞏昌漳學使蔡燕生與懋官同里

開晚以聯上云八顯會尼摩地水當言水水下云
十四兩鴉片毒
懋官言官即奏聞於朝

案顧炎武日知錄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所引晉書王勣傳魏書元修義傳舊唐書德宗紀大新唐語證明缺字所由來豈知漢已有缺稱不始於晉也史記儒林傳能通一

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又史記孟荀列傳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是戰國時已有缺之名矣漢書韓安國傳梁內史缺賈捐之傳京兆尹缺薛宣傳司隸缺又云

此河通亂反特
爲揭明他書何
從二一城年循
化二四一城年
所關知其不一
知其二也

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朱傅傳九卿缺覆方進傅丞相官缺嚴延年傅左馮翊缺王莽傅縣宰缺者三年缺之見於史漢者不可勝舉

慕壽祺曰中央所設之監察院猶前清之都察院也在光緒中葉臺諫中已寂寂無聞矣而牟尼一串挂名彈章何法之嚴也今之箠箠不飭所受贓款數百倍於朝珠幸而指名

彈劾矣概奪公
權者幾人哉

冬十月循化撤回頭目韓努力因爭教起釁西甯府知府倭什鏗額開缺

努力
循化

撒拉回子住街上老教頭目也與新教回自韓四以夙嫌互控已而械鬪其勢洶洶不可理喻總督楊昌濬以循化屬西甯府倭什鏗額就近提訊兩造秉公結束免致釀成事變幸炭生靈努力至府署自以老教尊奉大經視新教爲異端又援引例案侃侃而談謂同治二年十月間臨洮華寺回教因新舊之爭漢番良善被其害時青海大臣

玉通用回民馬文義前往調停暫息爭端未幾新教復猖獗十年金積堡克復前總督左宗棠以甘肅回亂始於爭教教案不結兵禍乃胎推其禍原實新教有以啓之奏請中央

政府飭下各將軍督撫大臣出示轄境各回寺嗣後遇有阿訇海里飛等到境宣傳新教煽誘愚回即由各回寺首董緝送所在官司訊明懲處老成謀國所見者遠而所防亦甚

嚴也新教傳染愈推愈廣煌煌禁視爲具文今韓四甘入迷途違背正路回教之不幸地方之隱憂也懇乞嚴加諭禁預杜亂萌其從前被韓四誘惑謬入新教之人仍准首悔

免罪則愚回有所懼良回有所慕不但地方甯謐老教回民亦常荷高厚保全之恩於無極矣韓四自知理曲默默不發一詞倭什鏗額以回民爭教事屬尋常將兩造發回循化

令其調處勿再械鬪而循化廳同知長某放之歸巢努力仍以爭教爲名邀致反叛河湟
回亂從此紛紛起矣玉毀橫中是誰之過縱匪殃民之咎倭不能辭其責矣總督以倭重
聽開缺送部引見著
年終密考之所爲也

案循化禹貢雍州地殷周爲羌戎秦則塞外也漢屬金城郡河關縣其南爲
金城白石縣後漢廢河關改屬隴西白石縣晉復爲河關縣地又爲臨津縣
地屬晉興郡後沒於劉曜旋收復苻堅滅涼屬秦後爲西秦所有後涼呂光
置澆河郡旋爲禿髮烏孤所取中間入於吐谷渾西秦乞伏熾磐復取之慕
末東遷入吐谷渾後周逐吐谷渾置洮河縣爲廓州總管府隋廢州復郡名
改洮河爲河津縣置米州及米州縣旋廢屬河州唐永徽六年移縣於河北
改屬廓州此地爲積石軍又爲鎮西軍振威軍曜武軍地宋亦爲積石軍又
爲循化城又爲安疆營地金升積石爲州元因之隸吐蕃等處宣慰司明廢

州改所清因明制爲河州邊外地乾隆二十七年移河州同知於循化營因名循化廳民國初改循化縣十八年元月改隸青海省

案西歷紀元六三六年當唐太宗貞觀中薩拉森回教徒兼併波斯羅馬猶

太諸部摧殘耶穌教士波斯人阿羅本乃資其經典至長安太宗使房玄齡

賓迎留禁中翻經十二年七月爲建波斯寺唐會典然則循化之撒拉回或卽

薩拉森回教徒由西域入關輾轉以至西甯歟

幕壽祺曰此案初發生時西甯鎮道府視爲無關重要惟河州鎮湯彥和聞而歎曰履霜
堅冰至河遠從此多事矣蓋彥和在甘日久於回民新舊教之爭知之深而見之遠况河
州與循化接壤一啓兵端河州卽囂然其不靖當卽輕騎來省稟謁總督言不見聽不得
已倩蘭州道黃雲轉達情形若不早防恐爲後患總督甚不謂然以彥和好聽謠言駁之
司道勸其添勇爲有備無患之計則又戲言以拒
之馴至循化被圍全甘震動豈真劫數使然耶

未乙

二十一年春正月命新疆喀什噶爾提督董福祥補授甘肅提督

時福祥在京召見奏

對稱旨故有是命所遺喀什提督以新疆阿克蘇鎮張俊升任俊甘肅固原人同治回亂平寄籍靈州吳忠堡後充武衛全軍翼長卒於京諡壯勤

嘗聞隴上父老相聚而言曰董福祥自練團以至開闢治軍寬撫恤吏士煦煦如慈母夜漏下自起行各營棚間時寒熱省疾病而尉薦之至呼爲兒子以是得人死力張俊方正有度裁御軍嚴整人亦爲之用攻西甯小峽福祥以事解兵而俊代之數克險阻俊皆歸功福祥得士心福祥始復領軍劉錦棠平新疆大抵福祥俊力也庚子拳匪亂世多詬福祥是時政在太后而王大臣袒拳匪甚力福祥武人知奉君命行事而已軍敗引刀將自剄爲左右所挾持得不死落職歸里德宗手詔獎其忠令待時自効而世之詬之也太過非實

墓壽祺曰昔同治初回亂董福祥與張俊李雙梁

是即後之董字三營

練團自衛民從

之如歸市後就食於陝北其所以異於草竊者幾希同治七年投老湘軍際

會風雲奮其智勇拯生靈於塗炭紀勳業於旂常視彼赤眉青犢昧於逆順

之機名污簡編而身膏斧鑕者智愚賢不肖何如也

乙未三月叛回韓努力圍循化

先是西甯道陳嘉績進省面呈防亂計畫略謂韓努力與韓四自倭守蹤歸循化仇隙日深兩不相下各聚烏合之

衆謀為蠻觸之爭甘人有言曰回教新舊兩相爭爭之不巳動刀兵又曰六十年一大亂三十年一小亂驗之往事其言非虛自同治九年後左宗棠盪平金積堡老巢收撫河州

叛回以及克復西甯肅州休養生息甫二十年以其時考之不至於變亂雖然明者觀忠於未萌今者循化撤回躍躍欲試婦人孺子無不知之請速派兵駐紮循化以遏亂萌

總督始令嘉績駐循化城柙機辦理嘉績由河州赴循化八上撤回咸焚香跪迎嘉績一入循城將城關閉收禁起事撤回十一人梟首示衆回不服請嘉績上城理論而城上舉

槍示威回遂叛於是月初八日起連日圍攻循城官匪彼此戰爭互有傷亡惟匪近萬人官兵不過二千餘名又為分擊起賊恐未易平也

案術妙之說賢者闢之而有時亦若可信乾隆四十六年撤回之亂同治初西甯回族之亂最近民國十七年河州之亂及甲午河湟之亂其發端皆在循化其時又皆在春三月

何其不謀而同也蓋國家承平日久兵備廢弛好亂者輒存狡焉思逞之心有一人焉聘馬屬韃同聲雲集不旬月衆至萬餘此甘邊之所以多事也夫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長

甘肅通志卷之四
和陷族教口其專甘
全城我釋爭初皆肅
省池殺殺仇數初數
慶一官及殘難拉於百
燭倡史及則率循年
燭百攻漢同借化亂

甘者於有事之始輕視焉以爲無事迨至羽檄紛馳則又驚於數噫河湟戰事豈關天機也耶

慕壽祺曰循化一役我軍多於賊而爲賊所困者罪在一人耳夫年齡之老少與志氣之盛衰事業功名即隨之而成敗少壯之人氣銳志強以有事爲榮而常存奮勇圖功之念老耄之人志頹氣餒以無事爲福而常存苟全免禍之心楊昌濬於撤回爭教一案未能慎之於始致令循化被圍殃及河湟年老矣不能用也卒之自誤而兼誤國家

督署出布告勸循化撤回息爭

略謂甘肅回民初無爭教之事自乾隆初先開後開之學與因學說而立門戶因門戶而爭利權於是教分新

舊互相訐控互相仇殺釀成四十六年蘇四十三之叛爾撤回爲新教主一人之故圍攻省城致傾大兵咸豐未乘太平天國之亂甘肅軍隊屢次出征不逞之徒利用紛亂機會造成嚴重情勢擾亂社會安甯以增國家西顧憂爾撤回復爲人利用首先叛逆釀成同治之亂漢回劫玉石俱焚於爾撤回有何好處現仍藉口爭教居心搗亂國家不得已而用兵爾撤回內外十二工謀與公家抗衡螳螂怒臂當轍能保其身之不粉耶何如及早回頭各安生業云云

案甘肅初只老教一派乾隆初年河州回始有前開後開之異前開者先開

齋而後禮拜後開者先禮拜而後開齋前開之教簡而便趨之者衆馬來遲

者河州之前開回民也

俗稱花寺太爺

纂集冥沙卯路經耳目一新乾隆十三年後

開教馬憲煥以邪教惑眾稟控馬來遲依誣告律反坐馬來遲與子國寶往

來傳教於撒拉十二工世傳之總掌教韓哈濟師事之於是撒拉十二工皆

前開之教其經皆默誦馬明心者循化志作馬明清安定縣之關川回民也俗傳亦遊

西域歸別纂一經名曰摩達依哈二十六年始來撒拉撤回賀麻路乎蘇四

十三拜為師從者浸衆遂別為新教而以前開之教為老教然皆非回民自

古相傳之舊矣新教之異念經時搖頭朗誦念畢耍拳舞手葬時以足踏墳

以視升天入地之別新教富而老教貧入教者皆有周濟人情貪利附者益

衆反盛於馬來遲之教於是爭端起矣二十七年馬明心與馬國寶以講經

不同涉訟循化營游擊馬某逐回各原藉三十四年韓哈濟控賀麻路乎不

遵教規循化廳同知張春芳枷責賀麻路乎賀遂以邪教控韓哈濟於臬司

而韓哈濟之弟韓五亦以邪教訴賀結果各以誣告反坐賀麻路乎以首事
從重發烏魯木齊爲奴韓五流三千里議明兩教既不願合一不必強之使
合各舉掌教約束稽查其馬明心馬國寶蘇四十三皆不究賀麻路乎既遣
蘇四十三與韓二個潛蓄異志三十八年新教誘老教附已老教殺新教一
人新教殺老教四人同知張春芳照番例罰服枷責而已四十五年秋老教
又殺新教一人蘇四十三遂與韓二個於四十六年正月起事自稱回王贊
戶長韓四十八老教韓哈拉勿赴省控告而甘肅之大亂起矣節錄循化廳志

慕壽祺曰甘肅教育不普及回民粗通文義撒拉則並之無而亦不識矣總督楊昌濬爲
息事甯人計實命德音勸撤回及早覺悟撤回者撒拉回也不言拉者省文耳爲省一字
之故發生誤會河州回民聞之譁謂爭教者循化撒拉耳我輩均是安分良民乃竟不分
良莠撤回並同見公家主張用兵層層布置請看布告第一行不有先開後開之語乎明
者親患於未萌况已著耶河湟之亂於此成矣

河州馬永琳謀叛

永琳居八方為河州回族老教主循化撤回凡從老教者悉歸服焉循化與河州鄰可朝發而夕至也令其子鎮為董軍幕賓人益憚之至是

聞循化被圍遂利用時機誘河回俱叛其不願從逆者遣人焚其室廬殺其妻子有不得不叛之勢

慕壽祺曰撤回強悍性與人殊其語言尤為特別非久居河邊者不能與之接談馬永琳偽司令部即設於八方有人見其發布命令及來人報告軍情均用撒拉語言雖回族亦不知其所言何事况他人乎董福祥之平河州也以馬安良為嚮導取其情形熟語言通耳客軍冒昧從事其敗也宜哉

游擊王振德率兵進援循化為撤回所敗

西甯鎮總兵鄧增開陳嘉績在圍城之中令鎮標中營游擊王振德帶兵駐甘都堂

堡進援循化甘都在黃河之北巴燕戎格廳所轄循化在黃河之南為撤回轉努力所據撤回於三月十五日夜用羊皮渾脫浮而渡河乘其月色劫擊官軍振德毫無準備一聞匪來不戰自潰馬兵有騎乘間脫逃步兵則死者甚眾所有軍裝器械火藥號衣皆為賊有

慕壽祺曰月明如晝而不知防賊任賊渡河劫營立致潰敗緣營之無用可

知矣總督聞甘都堂之敗由甯夏電調聶提龍所帶鎮夏一旗前往助勦又

添大礮兩尊聶蓋總督之少年同學也今老矣年近七旬以久逸不練之兵

挾如霆如電之利器倚昭王振德之覆轍以此利器反資賊用循化危矣

河州鎮總兵湯彥和援循化進至杉木莊為撤回所阻

河州比連循化奉總督令帶兵三百餘名自起台堡

進至杉木莊被撤回阻住要隘官軍出戰不利陣亡哨官二員帶傷一員兵勇傷亡數十名雖云殺賊二百不知確否此三月二十一日事

固原提督雷正綰帥兵至河州

督署前接河州知州查之屏稟稱循化撤回圍攻甚急賊又斫木作筏擬由黃河順流而下進積石關襲

取河州並可號召黨徒擄掠人畜如此不但河州危省城亦難保無事總督為保護省城計遣催固原提督星夜馳赴河州以資彈壓而作聲援蓋河州鎮屬陝西而陝西提督借

駐甘肅之固原州河州萬一有事固原提不能置身事外宜正綰之聞召即來也

嘉慶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總督聞固原提已抵河州委候補道徐錫麒辦理雷軍營務處知府同領姓充文案此二人者總督素所信用之人頗有授以意旨對於撤回力主撫綏

自去冬循化爭教以至三月兵燹月之久尙未具奏雷即仰承帥意不敢輕言戰矣夫能戰而後能和自古未有我不能戰而望人之俯首求和也者雷阿苟之名其不免矣雷武夫

耳不足貴所然者督師之畏賊如虎何其如此之甚耶

夏四月西甯鎮總兵鄧增攻戈什灘賊寨不克河州東西鄉回亦叛

增廣東新會縣人同治中

左宗棠督師秦隴以增善開花嚴調隸楚軍進勦董志原金積堡同巢先後克之十年隨劉錦棠勦賊河州由西甯進復肅州加總兵銜光緒初隨將軍金順出關以平回疆功擢西甯鎮總兵至是循化被圍增由貴德渡河出保安歷番族游牧地重山複嶺攀援而過者七晝夜抵扁都溝築壘溝外八里許前即戈什灘距循化城四十里為第一要隘賊寨林立聚悍黨數萬守之以阻官軍進援路增率所部屢戰不克河州東鄉回日楊梅連西鄉炭古矛等亦叛遙為響應雷正綰聞警即令出師兜勦八方回日叩馬乞免正綰乃令捕首逆三人誅之又以東鄉幅輿遼闊自哨哨壩至大灣頭俱令回日分防與之軍械保護運道並令馬永琳往諭撤回不知撤回之叛彼陰賊之於是正綰令箭誘山客難民出而歸里殺戮無算

令提督蘇貴興率新疆所募三營赴巴燕戎駐防

將以進援循化也先是新疆巡撫陶漢令蘇貴興在甘募兵甫成三

營因都回起事總督令赴巴燕戎甘都堂撤一帶駐防俟賊平再出關

案甘堡堂堡在巴燕戎格廳東南六十里乾隆二年西甯道僉事楊應瑞以地勢寬廣咫尺黃河生番出沒議築土城周一百七十六丈高二丈二尺東西二門次年工竣堡西北十五里工什加塘又十里列卜加塘又二十里龍塘又二十里下拉札塘東十里加玉爾塘三十里科巴塘

令甘州提督張永清率所部由間道赴西甯策應

永清將出兵恐西甯之賊由山南關襲甘州遣標兵防守以備不虞

案明甘肅巡撫楊博甘州山南關記甘州城北四十里有人祖山內通瓦窰太平草湖諸
若外連硯瓦孤山木架諸墩兩峯夾峙始若繁荆居庸然驕虜每襲甘州率多由此蓋要
衝也先是鎮守太監陳浩於硯瓦溝南嘗伐石作壘水一丈四尺壘水之南又鑿石井深
一丈許內申十月虜二萬騎突至壘水上不能踰遲回良久始由城兒溝入烽燧所到藉
以收保甘之人至今誦陳浩之功不衰博撫政少暇得與副總兵吉象遐閱諸隘東自東
樂大口子灰溝壘墩大小盤道觀音山抵逃軍溝西自紅橋青山小口子抵茨兒溝上下
山坂靡不究極幽顯稍有缺漏不舉之處尋即繕治如法已而至人祖山博謂象曰丙申
之虜初不知有壘水以故倉皇無以爲計今若來人持束草可以飛渡此險不足恃也必
須大建關城屯兵戍守庶幾萬夫莫敵之義象曰山形北仰南俯時值陰雨水瀾漫一二
丈前人不設關者惟恐其衝決故爾都司柳棟熟知地利可令棟相度之棟承檄周爰咨
諏三宿始還曰石井迤南半山有原如掌天造地設可以作關
近關更作壘水一道不惟可免壅淤之患自是重險疊障矣

令省城所屬各縣及河西五郡練土勇以資防衛

撤回河回相繼叛亂各處悉欲
動練勇標兵不敷分布當事者以

撤爲主人人知其非計亦出於萬不得已自同治回亂後承平已二十年平居無事之日
各營兵丁求半餉而不得中東戰事起精壯者入衛京師各鎮所留之兵不堪一戰且匪
離甚遠今事勢如此兵不敷調賊不能平說者謂回亦良民當招撫以散其衆然必能
而後可撫且必能堵而後可勦賊匪忽東忽西未必肯逼歸一處但使與匪爲鄰之
間俱有堡寨其布星羅指臂相聯賊至則民團抵禦於前官兵鼓行以隨其後迎擊
所謂以堵爲勦爲甘肅全局計不得不就地招募土勇或謂土勇來自田間軍火器械不

可憐也。廣輜糈不可無也。行餉坐糧不可無也。所需款項不出諸民。其將焉取。既取之。則饋弊叢生。民怨流毒矣。知縣恐結怨於民。視士勇為第一難辦之事。且以豈蚩者氓。使之荷戈殺賊。開風逃竄。反足償事故。民團官於守。不宜於戰。官於禦。小寇而不宜於當。償賊官於吶喊助威。而不宜於獨當一面。官於飲恨。既深。見賊既慣。之後而不宜於蒞蒲。初起心膽方怯之時。其不足恃也如此。而當道以客軍不足恃。訪求黑頭勇。之在狄河者。於是馬福祿馬國良各練回勇。力圖報効。外縣亦有不請兵。不求餉。不立團練之名。不捐民間之錢。如甯遠縣令黃某。惟於保甲中挑出精壯一千五百人。作為士勇。辦理城防。又城之抵者。增高池之淺者。鑿深。並將庫存槍礮完固。修勤加操。練可謂思患預防者矣。慕壽祺曰。此次河漚之亂。總督楊昌濬難措置。而保身家性命也。夫昔之士勇。即今使之事。集議不移。而令肅全局。不至動搖。以人民之善保身家性命也。夫昔之士勇。即今之鄉團也。民國十七年。河州戰事起。各縣仿照乙未年成案。挑練士勇。請省城發給無用之槍礮。當道以城池不堅。民心不固。聞風遠避。舉措張皇。恐致逆回。愈肆猖獗。着自行籌備器械。是則別有深意存焉。

五月撤回漢進積石關

屬河州界

涼州練軍管帶王正紳遁入新涼

先是五月初二日雷正縮自河州來

函新設一謀勳。並用此則始事之故。撤也。自去冬至。今春日。日言撫致。有一月初八。圍循之事。及援兵四集。未嘗痛勦。一次賊勢益張。官軍束手。無策。惟向賊乞和。不過自美其名。以撫字掩人耳目。苟如此。僥倖能成。不遇暫紓一時之急。久之。彼復披猖。將如之何。善勦撫並用之。術非威惠兼施。不能使賊知感知畏。然後俯首帖耳。而聽命焉。豈甘肅前敵

諸將能爲之耶至初五日河回私約循化撤回攻積石關涼州鎮標練軍游擊王正紳奉令防堵積石關並以河州回族所招募之上勇歸其統轄至是聞撤回四千餘人猛撲積石關時余魁龍楊隆清兩旗又有張正元十勇一營馬福祿馬國良十勇兩旗俱聽候命令乃竟渡河逃竄棄寨而走軍裝子藥概爲賊得勇丁逃亡過半百姓從之者數千沿途拋棄溺斃者甚多正紳到省向總督哭訴故一概不究仍令招集逃亡馬紮崔家崖一帶

案積石關在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即隋臨津關明置茶馬司於此爲市易處東去積石山五十里是爲小積石即循化縣之唐述山也夏禹導河是大積石在青海內詳見十道山川攷等書

幕壽祺曰平時王正紳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畏懼如此身爲主將不能率馬步各營與張正元馬福祿所帶七兵極力稽悟徒飽頭鼠竄人心搖矣是舉積石關與賊也積石關爲賊有河州亦豈能保耶似此喪失軍械貽誤戎機罪不容於誅矣楊昌濬聽其一哭了事尙能行使職權也耶

河州回匪夜入海城縣戕官劫獄總督派兵勦捕之

五月初八日固原直隸州匡翼之平慶涇固化道祝維城

先後電報五月初七日夜海城被河州回匪百餘人爬城進署戕殺該縣知縣惠福同妻高察氏其弟妻高察氏及女舒魯穆氏均受重傷並殺斃幕友許茂椿家丁孫喜燒毀大堂焚劫獄庫奪去監犯李倡發殺斃在押犯證暫革武生王定乾要證馬剛明流犯老黃當經鹽茶營都司劉繼仁典史方傳宗同在城文武督同兵民擊斃格殺首賊馬海及紅

可其兩爾為不三賊者
他可忘不人稍又五足三古
也悅其能巨離守兒五五
夫也故掉妻以海家死見大
夫居事賊賊夫看之報者多
其者過至夫看之報者多矣

頭髮並無名賊匪一人生獲龍二克等八名匪等逞兇拒捕兵役商民帶傷五人又傷斃
客民胡姓一名登時擊退出城並經祝維城就近移調駐紮黑城之陝提標達春馬隊馳

往海城及委前署鎮原縣知縣胡應魁前往代理縣事總督楊昌濬以境內防練各軍多
調赴循河無營可撥電護理陝西巡撫張汝海飛派撫標馬隊二營來甘勦捕並行司道

飭各州縣文武一體派撥兵役督率民團合力兜捕適甘肅提督李培榮路過平涼昌濬
即咨請暫駐固原馬步各營旂由其就近調度並因人心浮動一面電飭匡翼之將獲匪

八名於訊明
後即行正法

案固原所屬之海城原名鹽茶廳回多而漢少同治元年回匪倡亂與金積堡聲息相通
數百里之間烽火相望殺掠幾無虛日賴元勳饒將繼踵經營始得內清腹地重見太平

然猶參用撫綏僅乃粗定同治十三年總督左宗棠奏請改鹽茶廳為海城縣
歸固原直隸州管轄以議安撫而一事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故態復萌

又案舊通志載海城縣署有犬名三五兒者以義稱前知縣惠福泰養備至遺內童三五
兒專飼之光緒乙未五月監犯李倡法勾結河回劫獄戕官焚衙署童三五兒亦遇害犬

識傷童之賊尾之噬其足賊遂斃焉人以犬能復讎以童三五名之大堂被賊燬新任儼
居民房犬日夜守署不稍離凡有回民入署即怒吠之嗣衙署重整僕役漸繁而署後空

闊向有墩臺大夜臥二堂後墩臺聞響即吠俾人驚覺巡查而後已後署外羣犬互鬪犬
奔赴如排解狀竟為羣犬所傷知縣袁範命瘞之東郊名為義犬塚時署內飼八犬皆其

所遺種農山齊聚二堂日夕時二門臥其一東院臥其一西院臥其一三堂院臥其一餘
則同臥後院墩臺稍聞人聲一吠羣應不容進內其分班值宿一若各有專司者噫異矣

時有人傳言
區旗官凡七絕
四首茲錄其首
章曰赫赫洲甲
膏有名區區毛
駁豈難平可憐
未戰身先死
步何曾到海城

慕壽祺曰海城之變經提標中軍調精選馬隊旗官匡某帶隊馳赴海城堵擊該官之河
州回匪匡旗官聞調畏怯登時唬死二十九日總督接固原來電知海城起事之回匪尙
盤踞新堡子一帶陝西馬隊以山路崎嶇棄馬無步又因眾寡不敵未能登山仰攻於是
甘提李培榮以一帶之親兵驕夫湊成六十人前往助勦噫甘軍如此尙望其能平賊耶

河州鎮總兵湯彥和襲循化漫崖工下白莊等處

先是彥和於一月杪進駐起台堡
杉木莊距上白莊咫尺恆以匪眾

路險為謂不能進占尺寸相持者近三閱月是月十一日彥和攻克撒拉之漫崖工乘勝
進兵又將上白莊攻破並取清水直向循化進發是役也把總羅俊儒陣亡賊由孟達
山竄但河州回眾自十七日以後情形大變占踞西南兩關廂掘濠鑿柵與官軍相持有
困守河州之勢或者撒拉糧食收蓄有坐困之危因之與河回通謀欲圖出窺裏應外合
一出積石關則眾一氣則其勢更火非且夕所可平
與海城之回聯為一氣則其勢更火非且夕所可平

慕壽祺曰湯彥和攻克上白莊足以激回之膽循化重圍可且夕解而固提雷正綰由
河州致函總督以彥和攻克上白莊河回聞之不虛謂正在求撫何又攻打回莊以為公
家失信回日馬永琳永端並教主祁世晉聲稱河州八方之回齊心造反以助撒拉人情
洶洶河城危急乞發兵救援等語總督以湯鎮摺自出兵有心破壞撫局定欲撤任夫撤
回明日張膽攻圍循化已經數月因官兵不能戰賊無忌憚今甫攻克上白莊縱不為功
豈得為過况臨敵易將兵家忌總兵專制大員豈能輕動且回眾謂公家失信而不自
知為狡詐叛逆也欲投誠何以又攻循化彼既攻循化則我攻上白莊一彼一此耳且
勤撫兼施庶恩威並濟今撒拉之上白莊我甫克之乃河回遂欲叛逆此等舉動直以虛

聞恐我總督游移無主擬給匪首馬永琳
諭令招撫循化撤回何旨置一全是哉

鄧增攻克戈什灘回匪走街子工遂解循化城圍

時循化被圍日久困甚糧且盡西甯道陳嘉績以辦爭教案在城函

致鄧增赴援增乃留提督張錫光李良發兩軍扼礮樓部將梁東魁一軍出賊寨之西遣
楊占元等率騎兵從東寧河灘疾趨而下賊悉銳迎敵殊死戰增以賊勢注騎兵親督軍

夾擊之焚礮寺賊腹背受敵敗走街子工戈什灘遂為官軍所據次日進兵循化城圍
遂解連日攻克長漢大寺蘇只孟達街子等四工皆平之賊渡黃河趨巴燕戎增復率傲

追勦至包思親適札什巴又陷直趨紅土坡分二路擊之陣斬甚多急攻其堡賊驅驛馬
四出欲官軍爭取則乘間遁增令槍擊所縱牲畜盡斃之賊計窮縱火自焚官軍乘之遂

復札
什巴

案循化撒拉不知所自考其種即今新疆之纏頭回也河州志撒拉川在州積石關外二
百里今循化城在撒拉十二工適中之地距河州二百里其西鄉六工街子工草灘壩工

查家工查漢大寺工蘇只工別列工以上謂之上六工東鄉六工清
水工打速古工孟打工張哈工漫崖工夕廠工以上謂之下六工

河州八方賊逆馬永琳嗾閩伏英叛

先是五月二十日省城派赴河州偵探委員余重
基上蘭州道黃雲單稟內云此次河回謀叛係雷

提督慕毓已深抵河州後意主撫日派回日馬永琳招降撤回而撒拉不從即借湯鎮
攻克上白莊謂破其撫局以遮其面目刻下河州西南兩關廂均被回子占踞挖濠六七

道寬而且深樹柵數重勢亦堅固白日安靜無事夜則引衆放火拋石吶喊攻城天曉方
息匪衆約數萬城外漢民被殺者連日共二百餘人城內皆屬漢民亦有六七萬露宿野
處情景堪憐官兵惟據城自守西南兩門閉塞以關隘皆回子也僅開東門放民出入盤
詰亦嚴城關街市概行歇業民心驚惶遠近如一大路之上所有堡寨處所有團兵阻止
行人馬永琳自撤回攻破積石關以後即聯合新舊教回匪夜焚花寺牌樓而嫁禍於漢
人遂殺漢族王永壽等數十人至五月下旬遂嗾同治時兩次叛亂賊首閔殿臣之孫伏
英糾黨爲亂復分股勾脅狄回圍攻狄道州城時以遊騎出歿渭源金縣境焚掠各堡警
報時至省城戒嚴是時賊攻州東南甯河堡揚言破堡後即撲省城堡中團勇日夜苦戰
殺賊其衆賊屢卻屢攻布政使曾毓派員由間道資以
糧械團勇戰守益力牽賊不得北行省城賴以無虞

案同治十一年春三月左宗棠收撫河州叛回奏陳大概情形夏四月
大臣等河州回日馬占鼐等匹已呈繳馬器械自限半月悉數完繳再請委員察驗米拉
溝回衆亦思就撫昨據豫師奏報已諭令該大臣等妥慎籌辦甘省回族衆多情形狡譎
現雖乞撫是否真心悔罪尙不可知且議撫後必須措置咸宜使彼族輸誠悅服方免滋
生事端該大臣等當籌畫萬金慎益加慎斷不可掉以輕心遷就了事致異日重煩兵力
時宗棠已許馬占鼐投誠不得不遷就了事光緒初莊浪在籍道員王夢熊京控甘肅布
政使魏光燾短發糧價一案呈內言河治回變河州爲起事之區未稍受懲創左宗棠急
欲成功遣人招降粉飾太平貽禍西北三十年內甘回必反反必自河州始等語前總督
譚鍾麟以該道員似有心疾濛混覆奏夢熊遂遣戍四川含冤以死至是果如其
言重煩兵力夢熊長子舍棠赴都察院訴冤部議左宗棠業經身故從寬免議

嘉壽祺曰八方者在河州南門外回族所居別爲一城即古之枹罕部也河州之有八方近在肘腋猶西甯東關之回繁與郡城接連一旦有事漢人即不能安枕而眠同治時大軍收撫河州叛回有建議者謂八方爲叛回老巢如不遷徙終爲回族密聚會之處雖目前懼以兵威日後必仍蹈故轍非久安長治之策也左宗棠不聽此次馬永琳據此謀叛甘肅全局因以動搖雖曰天災豈非人事哉

撤回復攻積石關提督李日新總兵劉潤山陣亡

初王正坤失積石關馬國良率土勇迎頭攻擊撤回仍退出關外至

是時范園解殘賊謀竄河州聽匪首馬永琳指揮及聞閔伏英已起事捲土重來由循化瓊回堡渡河官軍與戰於樊家峽賊走攻積石關李日新劉潤山力戰死馬福祿等率兵

往援賊始歸巢

嘉壽祺曰稗草不除嘉禾不生莠回不滅良民難安從來懲治叛逆非勤無以示威非撫無以安衆公家用兵必先擇兇惡最著殺掠最多之回巢痛勦一二處庶足以服漢民之心而破強虜之膽循化爲此次倡亂之區是月二十八日循化圍解鄧增並未帶勦班師而旋星星之火竟致燎原愈謀愈叛大局不可收拾矣

甘肅青史略卷二十四終

